丙子錄

利

丙子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在南漢山城○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　傳于鄭廣敬曰原州牧使李重吉論賞事已為命下而論賞輕重自下不敢擅便敢　稟禮書判書趙翼不得　扈從其代似當速為口　傳差出大臣之意如此敢此并稟　傳曰依　啓　都躰察使啓曰江原道中營將權井吉論賞　傳教矣本道軍兵營將領率而無大將進退之際号令不一巡察使亦以書生似難臨陣權井吉亦授防禦之任使之統領諸軍且示褒奬之意似是得意敢啓　傳曰依　啓　御營廳　啓曰各道外援兵每以催至為務未有指示信地之事而賊兵近擊已分兩路初頭先來恐未免觸破之患若使破綻遠隔諸道則隨後動　王之師必不得如意以集宗

依啓

而

聲遠問諸

先
然為
山據

為可慮凡兵必先為不可勝之執以待敵之可勝又使粮道不絶狀後可為持久之計臣之妄計則全羅之兵分二路一助竹[illegible]一[illegible]禿城又使嶺南之兵來任婆婆據興元之粟資檢毋之兵南道軍兵則來任拘川山城待北兵合執輸運嶺西之粮各為信地各抄精銳分兵迭出侵撓山外之賊則其執不得不執分形格無所不應無所不應則無所不寡此所謂兵家我專為一彼分為十不猶愈於無粮遠道之兵無計妄進隨到隨敗者乎城中之兵務為持重勿為妄出明知虛窠必得脫兎之執狀後可破此賊惶恐敢稟請令廟堂商量以处何如　傳曰允○吏曹啓曰臺諫有闕政事曾已　啓稟矣當此多黃之時不可依常例為政　口傳差出而在外并為遞差其代差出如何傳曰依啓○備邊司啓曰朝者送人于伏兵处語以歲時臨故

送牛酒以為歲饌之資云則渠乃先言曰馬將有欲言之事將為上去此意告知朝廷云云故敢啓　傳曰知道○傳于李景曾曰望月全守堞哨官及暗門把守御營軍一人有病云遣內醫看審救療○都觧府　啓曰原州收使李重吉褒奬事當依下教舉行而營將權井吉亦當有論賞之事敢稟　傳曰領兵先登城可嘉矣並為褒賞　傳于政院曰當播越之中御供饌物不可佈厚宜從裁減生雞等物亦勿捧入○回啓曰傳教矣有則用之無則不必用生雞勿入事不得奉行之意敢啓　傳曰此物予本不嗜勿為入之　朝大臣　引見　上曰奴中送使事遣宰臣若何意狀塗曰自我送使既未合當而宰臣入去或有拘留之患則大傷国体故欲使伏兵先通牛酒出送之意於馬朝而送數耳如此則事有次第似為便當　上曰聞諸

送使

或為

矣

處或為應砲或為應火云其事如何塈曰麻嘉川屯兵不是湖南兵則必是湖西兵也江原道之兵則來屯檢毋此去其處二十里[illegible] 上曰沈器成尚未出去乎留都大將處幾度送人乎援兵雖來不可不接濟也塈曰器成則時未出去景曾曰留都大將處則李信民昨已出去矣江原道出去僧人入來監司趙廷虎狀 啓使原州營將權井吉領原州鎮管軍兵先為赴難臣則更督未到軍兵鱗次進去云云事原州牧使李重吉上疏大槩聞變痛哭罔知所為謹率手下衙兵三十名與權井吉偕赴而監司分付還向本道接濟軍粮云云因上乾雉二首僧人帶來 上曰勤王兵已來自此亦為放砲以助形勢如何塈曰放砲則不関而出送牛酒正其幾也 上曰非敢欲使賊畏懼也欲激勤王兵之氣耳瑞鳳曰刻期定約援兵到近狀後可以

爲之不必爲虛放也　上曰自我不助拜執則士卒豈有奮發之氣耶塗曰江原之兵已爲應砲若到近處則可以內外挾攻也　大司諫金槩請對　啓曰出送牛酒事臣於昨日聞之矣無害於大義而事可以救急則到此地頭窮蹙已極　廟堂所爲固不敢爭同僚皆欲爭執而臣以此意止之矣今日則事幾已異姑先出擊牛酒雖或送之待歲出送如何　上曰其言是矣凡事不可不詳細思之從前淺慮之人誤事者已多矣槩曰是　聖教當矣朕宰臣入送似爲未安　上曰此則大臣亦言之矣　上曰當送何人塗曰有李箕男者卽鰲城府院君李恒福之妻子而爲人伶俐善於使令可以送之矣　上曰聞鰲城之子皆不若人云此人則如何弘胄曰嫡子則果不及人而此則妾子爲人甚伶俐矣　上曰今日令各營放砲以助援兵之

妾子
若人
甚伶

今日

氣如何塗曰今日則方送牛酒姑待之似當昨夜李曙選募二十人為夜擊之舉則形勢已變終夜喧噪不為就睡故不得為之廣州軍兵為復讎請出者十八人而臣姑止之先送六名使之須探而時未及來矣　上曰江原道軍兵想必不多未知其數幾何塗曰文報中不及軍數矣景曾曰咸鏡南道之兵亦到抱川云而未能的知矣塗曰　穆陵之內亦有我国軍兵之狀矣江原道之軍兵分八百為三運而砲手皆為山人故最精銳矣　上曰往還僧人功勞甚多即為論賞狀　啓持來人亦為論賞送之聞其人出身云矣塗曰西路之事極為駭痛將帥輩各保山城不為出戰軍士則無不願戰云矣　上曰牛酒早送可也牛猪幾何塗曰牛一猪二矣酒幾何曰十瓶矣　上曰一駄可載乎曰路險且凍當載二駄矣景曾曰任夢得之言分明

害廷虎之言也渠云十四日在江陵憂聞云十四日何可及聞
乎聞其人訟於監司而不利者云塗曰必聞犯憤之奇耳景啻
曰原州牧使上疏入此之後新所得見極可嘉尚 上曰爲先
赴雖誠爲可嘉當可褒奬可也景啻曰營將軍兵亦爲捕得賊
兵云雖未知爲誰某而亦當褒奬以激士氣也 上曰其言是
矣亦爲褒奬以勸士氣退出○崔蘅請對啓曰奴中送人事已
定而言戎頓異今若送使則必言和事言和而相戰似無其理
東兵昨至又有所獲此時機關所係甚重若使牛酒則人心懈
弛必以爲和事將成而孤軍新到不聞此地施拜則亦將有懈
怠之患矣請牛酒則迫歲時而送之今明日專事出擊以助援
兵之氣 上曰雖送牛酒豈不爲援兵之拜息乎蘅曰送牛酒
則必不戰何以爲拜息乎 上曰雖送牛酒何必不戰 上謂

景曾曰李秀林殺賊既不明分則賞加事何以稟之耶對曰與
自言殺賊有閒故敢稟耳戰亡人亦不一亡牒報殊未可知也李
秀林則先登突入故以殺賊類施行而加一等論賞矣 上曰
渠既先登故入於殺賊類耳自言殺賊者與力戰者同賞先登
者此力戰者加一等論賞可也給銀亦依此差等且將官則與
軍士當異矣景曾曰狀則將官當授戰子 上曰依為之○崔
蒋更申前請 上曰僉意以為送牛酒此其幾云如甫之言恐
失事機也 命招崔蒋言歲時尚遠今日則出戰明日則送之
未晚云其言不無所見問于觧府以來潢還 啓曰問于觧府
則伏兵处已為送人言之今雖中止云 上曰已送子曰曾已
早送卽當還來云矣彼賊必不以此為狀後擊之何妨援兵來
到者惟江原忠清兩道兵耳彼豈以此而撓動乎且都城中多

有砲拜必我軍與賊相戰也　上曰若放砲則或是我兵也若是大砲則不可信也送牛酒事彼不及今日未爲不可而軍政以乞相激城中寥寂則外兵不無沮抑之獘而既言於次兵則已無可及矣且從前見欺於彼者既非不足今若聞其甘言而更爲見賣則深可慮也李箕男足以當辭命耶潢曰臣輩與相見未知其爲人之如何也　上曰若怯懦則不足以任此事必精擇而送之可也　上招羅禹甲問曰皮穀已爲春正寺曰昨日僧人六名來到而以其在堞凍餒故還送之使於今日更來矣　上曰春正人來會者幾何曰僧人六名及各家奴子及戶書下人皆聚自今日爲始春正於村面矣　上曰着宗爲之五六僧人足以春正寺僧人則只令幹事以士大夫奴子春之每日春正二三石則無不及之患矣　上曰軍兵之穀似爲過宗

必大將等亦不知窠數一任哨官之瞞報也此時斗米尚重速
劣要一日之足食不計孤城之事執哨官把捻不爲瞞報則不
無色吏操美之弊矣放粮之後則官餉使別無所爲親往五大
將處訪其窠數而分料可也似聞軍人或有買酒者或有買綿
帛者云必有濫費之弊雖百名虛數其費不少況非特百名而
已乎此事不可不詳細爲之也萬甲曰臣意亦如此而頗疑將
帥及軍兵似爲未安臣親自持醬往大將所傳 上撫恤之意
不系查考之孫而曰知其窠數則似爲便當而忽擾未及矣
上曰其言甚好分醬放粮何時爲之乎曰五日一給而今從三
日雖未及則特往見之如何 上曰依爲之爾爲放粮官勿擇
親陳軍吳粮穀數待言之以鎮軍情可也萬甲曰聞被擄人之
言彼賊無犯城之意只問城中粮餉之多少渠答以粮草則甚

多云矣軍士等或有以粮醬之必為言者臣親以諭事勢如此不得優給之意則軍情不以為憾矣　上曰此則可嘉萬甲曰軍兵等前日雖未蒙寵惠到此知　上軫念之意故必無怨言矣景曾進曰部間伏兵聞我使之來以為馬將亦將欲上來矣卽當通之云云耳　上曰自我無乃經送之子萬甲曰我国之兵馬四集彼必有懼心自我當降三層曰今者援兵四集汝若降等則和可成也不肖則當有一戰而已以此言之則彼必動念矣　上曰送人之事諸宰皆以為當故不能遠拂而和事則決難成也在我無一事稍强而欲使敵人請和則不亦迂乎萬甲曰肖則放粮臨時當為計數耶　上曰頗為知之放粮臨時察而訓之退出○是日使李箕男持牛酒往奴營見却而還○牛酒之送專為歲時人事而箕男惶怯失辭以為自　上以日

氣甚寒而舊情不忘故特遣牛酒云則奴將荅曰天以東方ノ
道界我酒肉百物惟我所欲而　国王方処右究内外不通從
臣以下無不飢餒俺亟欲送所得之物恐　国王不受故不敢
送也今者未知何処得此牛酒而送我耶還爲持去以給飢餒
之臣卒仍却之不受而誇張其勢以爲援兵之來到某処吾以
三千名麈之來到某処吾以三千名麈之云且曰皇帝已爲出
來今明當至甫国其不聞知乎云云馬夫大又問此後當更送
人乎箕男不能荅以還○平明領議政金塗左議政洪瑞鳳右
議政李弘胄引見八　侍同副承旨李景曾假注書李晳記事
官俞　上曰欲不送宰臣於奴營者何意耶塗曰事躰似重故
也自此先送使臣於事理本未由當以若送宰臣脫有拘留之
患則大傷国躰若使伏兵先通送牛酒之意於馬胡而賊後送

使則事有決策似或便當也　上曰援兵來注處亂火放砲云其執如何塗曰見狀　啓則江原之兵來在檢丹云檢丹去此二十里許砲聲相應而忠清之兵亦到竹山矣　上曰援兵雖來自此接洽而後可以得力矣沈器成其已出去耶留都大將處送幾人乎金塗曰沈器成尚未出去矣李景曾曰留都大將處則昨日李信民出去云矣　上曰勤王兵已到自此放砲以示聲執則何如金塗曰臣意則以爲不爲放砲隱然而處似當矣且此時送使亦甚好機也　上曰所以欲爲放砲者非爲必使賊有所忌也若如此則外軍必有所待也洪瑞鳳曰待外援兵來而可以有爲不必虛事也　上曰若隱伏而不爲聲執則士卒其有生氣乎金塗曰聞砲聲而知其爲江原之兵此軍若近來則可以內外協攻也○大司諫金槃請對曰奴營送牛酒

事臣意以爲未安而事之十分也頭若不吾理則事之利害有不暇顧故昨日同僚相議欲爲啓辭而臣以此意止之矣今聞江原之兵已到近地士氣百倍可以出擊請勿送牛酒雖或送之觀執爲之何如　上曰其言亦耿矣前日淺念之人致誤國事今宜勿爲輕發也金瑩曰雖送使臣宰臣則勿送可也　上曰大臣之意亦如此矣　上問曰武臣中誰可往者金瑩曰有李箕男者故相恒福之妻子也辭意欲送此人也　上曰李恒福之子人皆云不慧此人何如耶李弘胄曰人言恒福之妻子猶勝於嫡子云矣洪瑞鳳曰此人以進士而業武者也金瑩曰此人捕賊陞堂上而亦能文能寫也李弘胄曰只送牛酒而已大事則不必與議此人可以送之也金瑩曰校兵雖到此事則甚好也　上曰耿則送之　上曰外援接濟事相議爲之可也

金瑩曰今日將送使今日則不爲出兵似當矣　上曰江原之兵想必零星矣金瑩曰文報中其兵其數未知幾何而聞江原之兵分八百爲三運而砲手則甚精銳云今若援兵四集賊必疲於奔命也李景奭曰南道之軍到於抱川云矣金瑩曰西路之事甚可痛也各率軍兵投入山城其軍雖欲出戰而終不出兵云極可痛駭也李景奭曰任夢得之言必是浮言也十四日在江陵聞變云安有此理乎金瑩曰聞犯境之奇云也　上曰任夢得論賞狀　啓持來人亦爲施賞即爲出送李景奭曰聞馳報則江原之兵捕得賊兵云未知誰人之必捕而亦宜褒奬矣　上曰依爲之洪瑞鳳曰送牛酒事宜速定奪矣　上曰速定依速定依矣仍問曰所送之物幾許耶金瑩曰牛二頭酒十瓶矣　上曰一時持去乎金瑩曰或負或牽一時送之矣未時

督戰御史黃一皓林塙請對入奇右副承岳轉亨吉假注書李
晳記事官命　同副承岳李景曾追入黃一皓曰臣在信地日
日巡城時或夜巡矣今日登城見賊形勢則伊賊情形有異於
前日衝東擊西乃彼之長技宗未知情況之如何而我必先挫
其銳氣使不得橫行此乃先發制人之計也伏聞明日當爲出
兵云臣意則隨各四營兵各出四門以爲夜斫似可矣　上曰
夜斫當用何策耶黃一皓對曰本陣所直之軍皆是芻人與若
干軍而其所伏兵我人居多峽中要路則皆是騎人也今夜若
能出斫則雖未能喪巢晴也以進先知設伏之處以後設奇進
兵以躡其陣則雖未盡誠殺有利矣　上曰自賊主者言于朕
府可也　工閔賊聚在何處乎一皓對曰聚于東城與南北三
城之外此則大陣而書院之賊其數不如前矣大槩此賊曠日

持久忱竭度日主客之形今反易位彼反為主此反為客一日二日雖殺零賊而一未能鏖殺故渠敵圍任使不得通命而外兵逗遛尚不進援城上之軍日益疲獘若不速定則前頭之事有不可測也兵必以氣為主而尚無定美使其氣日益摧沮此可甚悶也且我軍初無恐怯之心而一與交戰之後皆知其易與將士皆欲出戰以報国恩當此鼓勇之時不為之大挫則師老之後尚何為哉韓亨吉曰夜所亦不可容易為之彼賊変着我衣服皆処於他云何其不其真假哉黄一皓曰兵家事貴不失機若能窒機而為之則有何難哉雖或如是豈可以此不為喪士氣乎若設于大臣則可知其利害而臣之妄意則如此也林塘曰臣連日巡城備聞軍人之言則無人不憤少無解怠之心而苦緣凍寒軍不能操弓執銃此甚可慮也臣昨見東邊山

上列炬甚盛意謂江原之兵必到矣今聞果是李重吉之軍云此則甚幸而險許川山上去此三十里許又有軍兵不知彼我之軍而昨夜張火甚盛矣今見昨日結處陣烟煙漲天想有接戰之事深以為疑今晩賊自利北峴大路連續而來至今不絶度其多少必不下千餘彼賊探得我人盡為剃頭云我国之人不無相雜於彼規其情形大有異於前日以此險絶之城固無足可畏而但軍士凍疲夜又甚長以此凍餒之卒決難待變也今以單弱之勢力雖不得饋酒若以粥水犒饋則庶可得力如以二合米和醬水煑粥則一營所饋一過一石若以此分送五營使為粥飲又遣中使存問而開諭之肝腸申 命督戰御史各守信也使之待變則軍情必為感動而亦有賴於城守也黄一皓曰鄉所兵着袷衣凍皺尤甚此甚可矜而怨色則無之誠

為可尚林埭之言極其有理誠若如此則軍情豈不感激乎至
愚之神者民也開諭恩惠則人必願死矣　上曰招兵房承旨
李景曾入來　上謂李景曾曰林埭言日寒軍凍今夜欲以醬
為粥以饋軍士云問于戶判煑粥以饋黃一皓曰昨夜二更為
敎諭上城臣之所管處可三千軍而病者則不多而病重者七
人輕者五六也開信地各有醫員往來救療而如此病者別遣
使或分藥物以為救治則豈不感激乎　上曰倉黃中藥物未
及持來矣黃一皓曰山行砲手中一人甚為壯健才芸亦妙頃
日出戰時亦能先登中賊者也此人衣服甚薄袴襪盡弊將至
凍死臣脫衣衣之使處溫處時方救療而如此壯健者病危將
死甚可惜也又曰平地有依處則稍免凍寒而曲城最高處尤
甚凍徧手不能握口不能語頃得若干空石分給諸軍而不能

固給軍皆露處無所依庇氣盛之人尚難瞭望而氣弱者則難免凍斃切恵之事有愈於此者乎　上曰空石有無當問于管粮而曾聞管粮使之言則空石亦無云矣黃一皓曰府內民居與八吏官屬等或給影戰帖或給免賊帖使之出材力造給軍幕則何如　上曰此則必不成之事也其身尚不暇恤遑恤其他乎黃一皓曰所可管心處軍人皆有戰心無不欲立功報國而志不摧沮以此見之則天心亦可回而功業或可成也臣之所陳無他善策乘此機會乃可出擊而夜所亦不可不為若以火箭蕩焚其所居閭舍則彼賊亦必露處夜〻如此則彼亦疲弊而於我亦豈無利乎　上曰夜所則只宜一番為之豈可每每為之乎倘或如此則彼賊亦必慎密矣黃一皓曰彼賊常時亦且謹密何必以此而更加謹密哉利在連戰而投兵尚不來

到內外協攻迫無其期而賊之凶狡日以益甚太可憫慮也
上曰此處之民有食云乎韓亨吉對曰姑未聞之絶之言而圍
城屢日強寇未退芻粮不久將絶亦此可悶也　上命招躰府
使躰府使金瑩入來　上問曰賊今日出沒云云其形止何如
金瑩對曰聞賊荅李箕男之言則其執必有自歉也當初則馬
胡言欲通言而往則諸處各砲使不得接足云云今乃不起此
說敢為大言誇張至此以此見之則其執必不能也　上曰此
則既聞之矣金瑩曰誇張其執使人眩惑乃其所長也今日都
監人在城上見之則十人之中賊至一二人而餘皆我人云矣
上曰何以知彼我乎金瑩曰物色而知之矣　上曰連日不為
出兵士氣摧沮明日必欲出兵乎金瑩曰明當出兵今日已為
傳令且於今夜欲為夜斫分得十七人而尹之元亦在其中矣

上曰尹之元之有能不能雖未知而慷慨則有之矣金瑩曰不但有志亦且強健若此一日着甲胄亦所難堪而今已屢日夜披甲不解其氣力甚健矣李景霌入告曰以下 教事言于戶判則每昨已爲分粥今日亦以傳令而醬則留粮使亦爲分付云矣韓亨吉曰夜所時我人不無混雜之患不可不慎密也李景霌曰雖是我人既投奴中聽其号令則與賊奴奚擇哉 上曰如此若雖捕之無惜金瑩曰裁粥饋軍事每昨以米二合漿一合已爲分給今日亦以傳令以三合米一合漿均分於諸處使之分饋矣 上曰明日出戰事不可不善爲方便也若割不可無雖不得遍給軍人先鋒則必可給之也金瑩曰造得五十件當以此給之也 上曰彼賊不受牛酒安有如此可痛者乎金瑩曰誠可痛甚也 上曰寒威甚緊軍卒何以堪苦此甚可

閔也金瑩曰甚爲悶迫也李景曾曰聞狀　啓賫來人之言則
平安監司前後狀　啓將至十餘度云而一不來達未知何故
也金瑩曰狀　啓持來人招致謂之曰賊來而不與戰深入而
亦不赴援甫之主將難免重律云則渠言張別將韓別將各領
軍出來云云而其言亦未可准信也　上曰所送僧人已爲出
去乎李景曾曰得出與否雖未知之而出去之後時未還來矣
上曰送僧傳命此爲上計也金瑩曰賊之擒得兩節度之言未
知信否而必以我不知而乃恐喝如此之言也韓亨吉曰昨夜
京城之砲此何故云耶金瑩曰不知所以而無乃捕零賊而狀
耶　上曰此必捕零賊也韓亨吉曰彼賊凶狡不測今夜防備
不可疎虞矣　上曰此言是矣李景曾曰林悰言賊之軍兵自
南大至未知狀否金瑩曰東門望月之賊盡下於南門西門之

賊向東而去云未知其情逐之如何而公清之兵任於竹山無乃往竹山者還來而狀啓韓亨吉曰被圍屢日賊之多少尚未能的大可悶歎也　上曰多分廣州人使之須探何如金瑩曰當如下教矣金瑩曰昨夜李曙之軍爲夜斫出去賊豈爲備故不得見而徘徊金彦林與其同官一人各斬一級而來見其劒上有血痕矣　上曰此人施賞乎對曰今晩守禦使馳報而與其所言不同狀既送軍功廳使之論賞矣　上曰軍功廳何不磨鍊乎李景奭曰軍功廳磨鍊而不明白未可知也　上曰如此者宜賞以銀而爵則似過矣李景奭曰賊自言汗今明間當到云矣此則必是愚弄我而爲他日恐喝之餘也也　上曰今若出擊則甚善而奈不能出戰何哉金瑩曰日漸凝寒軍益凍疲以此甚悶也韓亨吉曰夜斫必須嗔密而四門開閉亦宜明

察也罷出○吏批金尚憲爲禮曹判書李命雄爲司諫金慶餘爲敵納黃一皓爲掌令李稠爲修撰李重吉爲原州牧使兵批趙翼徐景雨趙俊寬愼天翊林得悅爲副護軍洪命一爲副司直崔孝石任夢得爲守門將

丙子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在南漢山城○大殿政政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道○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禮曹　啓曰來正月初二日將爲自倉常時則各司皆於本司赦倉矣今則勢難依此爲之日倉時百官會闕門外赦倉何如　傳曰依啓○禮曹　啓曰本朝正朝陳　賀群臣皆以爲當此播越之日依常時爲之未安云大臣之意亦如此何以爲之敢　稟　傳曰勿爲之又　啓曰聖節望　闕禮時舞蹈一節以　国忌停齋矣前頭正朝望

闕禮時儀註中似當磨鍊以八而大臣之意以爲此時戎服行
禮ㄷ儀未備舞蹈一節今亦姑停爲宜云儀註依 聖節望闕
禮磨鍊以八何如 傳曰依 啓○都䏶察使 啓曰李景奭
劉陳之事宗合軍械夜襲之亂臣與諸大將已爲面議約束用
兵節次從長指揮矣至於懸賞分土一節依劉內辭意施行何
如 傳曰依啓○備邊司啓曰水原物衆地大調兵運糧皆係
緊急巡道軍兵經過時亦有接應之事而府使具仁垕領兵來
此本州之事巡無主管之人判官惠ㄷ差出使之馳往察任宜
當敢 啓 傳曰依啓○都䏶察使 啓曰南兵使徐佑申軍
官前內禁衛李以立持狀 啓冒死得達極爲可嘉今又願爲
還出以報將命守門將除授出給之意敢 啓 傳曰六品宗
戚除授 都䏶察使 啓曰僧八天森則江原監司原州營將

等处傳令持去後昨日回來僧人道方則江原監司處有告自願賞去昨夜入來當此道路不通之時而僧能為傳　命回報所當別加褒賞以勸他人而僧人施賞之典不過摠摠郎欲成給帖文則渠等皆不願天霖則欲免其姪子張天南水軍之役道方則渠之同生弟閑良朴繼任時未定役願得守門將帖以為免役之地令軍功廳依願處置何如　傳曰依啓○備邊司啓曰摠戎使具宏以京畿中營將趙脩吟不可遽易之意馳啓矣金慶仁則曰　傳教營將祈旱已為出送使之收拾中營所屬軍兵校授而趙脩吟仍察本任領率軍兵掌印行公之意躬在已為傳令令此狀　啓ニ下於金慶仁出送趙脩吟仍任之後故不為回　啓矣營將雖出二員別無相妨之事姑待事定後一員減下宜當　啓　傳曰知道○招討使兼楊州牧使

沈器成上疏伏以臣猥以庸才當此危急之時特蒙　天恩除
拜本戚回遑感激淚下如雨受命之後思欲登時出圍以報分
寸之效而顧臣方在草土中新經大病之餘運身行步非復昔
日之筋力臣之行色且與僧徒下卒輩徒身出入者有異數件
糜粥一襲襦衣必待下人之負持肰後庶免凍餒之患從事官
之行亦在其中故一行之人不下於四五人以此行不簡便抵
賊薪城輒為賊伏所覺得退避者數三矣雖肰臣若不顧一身
冒死而出則或不無得達之慮而其為危道寔在於十分之七
八臣之死生有不足恤而其於無益之死而有益於　國家何
此臣之所以不敢輕出而方且日登城上察見形勢欲乘其罅
隙而出矣茅念近日　朝廷命令已通于中外臣之兄留都大
將器遠亦行另令於諸處云臣之所事今已後時矣臣惟恐異

事奉　命稽滯之誅宗所難免請鐫削臣戚名且治臣從不及
事之罪以警他人不勝惶恐云云　答曰勿辭更爲規劃出去
○吏批羅萬甲爲工曹參議金希儉爲水原判官李以立爲軍
器主簿兵批洪振道爲副摠管夕賚晝使朴潢請對入侍同副
承旨李景曾假注書李晳託事官命　朴潢曰賊陣送人事大
臣相議本欲送尹暉矣昨日亦送宰臣而今送宰臣未妥故欲
以許僩有啣堂上而送之後次之行宜送宰臣衆議皆如此也
上曰許僩有口才朴潢曰臣則未詳其人而聞引見時酬對則
所言皆有條理且其爲人完宗足以當之矣　上曰此人年紀
甚老也朴潢曰聞甲戌生云也年雖差豈可以貞取之此人不
無所見必有前定者也　上曰聞其言大志則似好而措語不
善也　上曰此人無法乎對曰人云無法而居官亦多能事也

上曰此役只取口才而已居官能不能非所言者也　上謂李景曾曰此人無乃不能乎李景曾曰臣不能詳知其人而其爲口辯則不必在於蔭官之能不能也朴漢曰賊無若和意則雖送使而請必不肯從矣今者既已決入必不無端退歩必緣其事而得機會然後可以退去今之必成與否雖未知之而許僧之所見必有所見也且不受生酒之事亦可疑也其言雖誇大其勢之孤弱據此可知今者援兵四集彼雖欲有退之心必不得其端今若送人則亦必從之矣　上曰許僧雖往亦能如事乎朴漢曰此行必不入其陣往虜何妨乎人之有才宗未知易而當事不爲顧避以此見之則雖往亦或可能也　上曰賊之來時必二人偕至而今之往行無乃不可乎朴漢曰賊則必不往來此行則多往乎　上曰此行無大段講定事往

亦何妨　上曰許僧言不支雖乎夫言之支蔓者必有失言者矣朴潢曰言語則不爲支蔓也　上謂李景曾曰此人〻之稱稱謂如何耶景曾曰臣則不知而蔭官中有名字者也金時讓與此人連家有分審知其爲人亦嘗稱道云矣朴潢曰此人本以口辯得名者也　上曰頂髮盡白乎朴潢曰髮則雖白眼有精采也　上曰明日當招問而送之出去與大臣預爲講定李景曾曰此人童服何以處之　上曰以堂上童服而送之何也罷出○命除御供生雉等物○宣傳官閔震翼與僧人持忠清監司鄭世規狀　啓入來世規領本道近官軍兵先進結陣於麻嘉川兵使李義悟入保竹山山城將進之際賊兵猝至前營將李根永死之故仍退衛不敢進前矣○鄭世規上生雉二首○上招李景曾曰狀　啓持來僧人等不可不卽賞也曰既已

施更無可賞一僧則欲以其姓名役云私事往來僧則時未論賞矣　上曰雖以私事往來能知外奇來者不可不賞以木綿等物給之可也招救療使許啓曰救療人等得活否對曰已得生道者多矣　上曰御營軍被傷者不在山寺而在於土窟云何以如此耶曰必其將官不爲下送故臣未及知也　上曰如此則甚不可也景曾曰被傷人及戰亡人其將不爲部報死者不報則不可以贈戰傷者不報則不可以救療許啓曰何以知之　上曰此在一旁令之間而何以不報乎躰府言之而不爲私行耶被傷之人能無畏縮之心否曰此屬皆先登之故雖已被傷猶欲出戰其中白先男者最爲先登被傷而自昨日更願出戰襄凡山者亦然矣　上曰貴哉　啓曰自上賜梨柑故尤以爲感矣　上曰此事專委於爾亡其十分調護使生者多而

死者少則幸矣仍曰聞入來僧言則公清道軍兵亦不畏賊多有拔捕云良幸景曾曰幸矣聞賊兵要擊全羅之兵而未知勝負極爲奇悶　上曰軍兵不出則能戰是可幸也啓曰玉清寺留調軍則頗妬能不知感意蓋玉清留者是京兵手也長於聲轂之故不知感意矣　承文正字李克仁請對　啓曰時事至此罔極所爲昨往城上聽軍兵之言而得微妙之見矣南西門外則下山頗平坦交鋒勝負未可知也東門外則左右峻甚寔請出兵伏於左右峻望月峰專攻一邊而御史及武士中分得壯健者特賜尚方劒使之賞罰用命不用命排陣突出下三道拜息爲當近日之戰將帥則不出只令軍士出戰故不能有成請自上親臨將壇定斬退將督戰如何　上曰今日當出戰矣謂朴漢曰今將出戰耶漢曰日氣似寒而猶可出戰也望月峰

則只有祇直云欲出兵北門矣　上曰當初欲專力於望月及東門矣今何如此云云耶漢曰當依初定而北門亦欲出兵矣　上曰此處則爲疑兵專力東門可也其地則平地似遠左右峽亦險阻云形勢稍易矣漢曰東門則風勢亦順矣　上謂景晉曰昨日入來軍官其賞似輕矣景晉曰閑良故如此耳　上曰及第云矣曰時未唱榜也且其僧何以賞之耶漢曰摠摸則已除而欲得其同生免役帖矣　上曰依其所言　上謂朴漢曰聞軍士足凍云極爲可慮空石覺給克仁曰聞僧言賊專向南軍在處而此地則空虛請自上親臨將壇專力攻之○朴漢更進曰今日出兵事遣八百名欲專攻一處矣今若見賊形勢望月峰則已爲下去聯珠峰則只有伏兵請出五百名擊望月峰以五百名擊聯珠峰使不得通辭援事李暎來言之矣　上曰

東門賊數幾何曰些少留在云　上曰聯珠峰只有賊兵則豈
至用二百名乎曰李曙欲親領兵出擊矣　上曰探賊形勢何
如云耶曰東門外賊則昨日出去北門外賊則留在者亦少南
門外賊則亦載卜而還來云此外未知他事矣　上曰東門出
戰將帥爲誰曰各其大將定領將出矣　上曰早出乎曰食後
當出矣○完川君崔來吉請對　啓曰今日之事已到十分地
頭若臣者不能畫一奇出一策如在座上而望見父母墊溺於
萬頃倉波臣既弓馬之才又無奇秘之略而考之前史莒陽之
圍紀信誑楚脫王令若大　駕若以微服脫出往援兵之鎭則
臣欲效紀信之事矣　上曰卿之忠誠則至矣如此而誑賊既
不易設使可誑豈可亂人於死地耶來吉還曰小臣雖死　殿
下得脫則何可辭爲所時者　君臣上下皆無得罪於天耳臣

聞城卒凍餒不能操兵云萬一賊迫則無以爲計矣蔣曰授兵
已來不可不通路而今日亦不出兵極爲可悶來吉曰所時者
奉　聖上豈亡於此乎此外無可時之事矣駐　駕此地君臣
之間有同父子歡頻數請對望見　天顏而亦不敢耳　上曰
卿之忠誠比之古人亦難得也不勝嘉歎感激來吉曰軍士凍
餒不可不一賜粥飲也　上曰當令亂行而或有無釜鼎不能
煑食云極可悶也蔣曰城中薪盡至於極根誠爲可悶來吉曰
今當臘寒自明日或漸溫煖耶自上　傳教至此臣誠感激爲
一有益則臣之殺身何敢顧乎　上曰若稍暖則或可爲矣而
日寒如此尤用悶極來吉曰入自切迫耳天時則當如此矣城
中聞外援之入來頻以懦氣矣　上曰聞忠清之兵捕賊云亦
可貴也蔣曰全羅兵使來到竜仁而賊兵逆擊云未知勝負溪

以爲念來吉曰南道兵亦當上來迨可至矣自此當爲節制而
禦之至此可問將曰南道之兵最精此兵若來則可以爲有矣
來吉曰頃聞京中有砲聲而未知聲息良用奇之 上曰人不
得通何以得知來吉曰臣欲終日伏於 御前而不敢矣 上
曰父兄百官從我而入孤城至於如此予身之危不足恤亦見
諸臣不覓嗚咽流涕久之○黃一皓崔鳴吉請對一皓 啓曰
忠清監司兵馬昨已交戰云矣小臣陣下所老諸賊盡向其處
孤軍深入恐有敗事之患彼不得大亂出擊請吹角出兵示若
掩襲者然使賊不得悉兵以進如何 上曰問于脉察使以來
○鳴吉 啓曰援兵雖至無對陣之路今日形勢其亦難矣講
和之事非不急也而自 上慮其不成而不許也臣意昨日之
言亦似餘地成不成間姑爲送人問之如何 上曰如此而可

成乎鳴吉曰成與不成固不可必以虛事試問何妨　上曰國事至此若得講和則非不幸矣而第恐和則不成而徒為見欺也請大臣之意以為何如鳴吉曰大臣之意昨日盡達此外不須更問而昨日使者不知　廟堂之意彼問此外更有何言云云而不能措辭善答以至於此也　廟堂之議或欲待彼使之來而答之或欲先送而問之也　上曰昨日使者失其本意矣當初以十分講定以送事言于　廟堂則廟堂唯唯而終以如此人定送且不為分明指揮出送牛酒者專為歲時而諭以日寒故送之渠問當為送人乎云而亦不答之此等事甚為無形廟堂誤教耶其人誤傳耶此則不可知而如此不雖事亦不善為之何望其出策却賊乎鳴吉曰甚矣當初欲送宰臣而論議不一以如此人送定故誤事矣臣議和戰當為并行一邊修戰

事而一退言和事渠若以沓戰而言和為辭則我以汝兵不退安得不戰為辭可也　上曰卿亦在廟堂李貴男之去不為見送耶曰臣適病退未得見之矣臣今日進見翊衛許澗者其人年則多矣而頗有口才言和事可保必成其言似有理矣　上曰何以言之曰其人言渠之不受牛酒及汗之出來之說皆是不足信之言渠之和歆甚於我矣曰設策曰自我當送人問之聞汗當出來云我有兄弟之義不可不相問今到何處云則渠必辭窮而亦有接言之階云矣　上曰景為善思之矣鳴吉曰古人謀国亦及廝養卒澗是老南行自　上招見親問何如上曰其言極善思之矣其人遠在平壤之但無陸路鳴吉曰此則不可知也出送宰臣而使渠隨往則必為有益矣且人皆歆背城一戰而臣意戰不利則和不可得也和不可得則戰亦無

妨此則有二路則敢達　上曰承旨所見許潤之言如何景曾曰人之所見各有不同不得已而送使則潤之言似有理矣鳴吉曰今日事孰准有和與戰二事而已二事之中一有喜悔則幸矣而二者皆危是可悶也（一皓以躰府言　啓曰日已昏矣不得出兵而欲爲放砲拜授云矣　上曰放砲可爲拜授乎往彼者不得聞在此者不以動矣一皓曰軍士未食日且已昏姑爲放砲示出兵之狀何如　上曰彼以遠出我雖放砲何益必出兵後可以有助矣景曾曰伊賊之事不可知也聞僧言則其処亦率往我国人馬云矣　上曰伊賊本來虛張拜埶在平安道時亦如此云矣　上謂鳴吉曰若問汗事而答以已來則何以爲之鳴吉曰只爲接語之間汗豈出來乎　上曰若爲虛言則何以爲之鳴吉曰不可知也當問設策人也（）景曾曰一

皓所啓何以定奪　上曰日執雖自出兵則可也虛砲豈足爲
拜援一皓曰　聖教至當若不動兵則無寧不爲也鳴吉曰東
北門外越其師散而出兵通路似好矣○金瑩入來　上問氣
韻如何曰偶患腦腹痛不能登對不勝惶恐　上曰已愈乎曰
暫定矣　上曰援兵已來何以号令乎瑩曰臣於夜間分人送
于忠清監司約會於　敵陵矣　上曰何以如此分付耶曰麻
川則遠　敵陵則近故分付如此矣　上驚曰何以如此耶
敵陵方爲賊藪而必過平地而後可以入來何以如此耶瑩曰
使之由山脊而來外援雖來不爲駐足則無以助執矣　上曰
餉道雖從亦可悶也檢冊則距此不遠云矣瑩曰忠清之兵多
有器具多持棱鉄而又持拒馬劍矣今見賊陣甚爲虛疎遺在
者皆是牛馬及若干伏兵而已想此賊伏於山上而空其本陣

欲誅我国人出去取牛馬爲突擊之計而虛疎極甚今欲出兵於望月連珠而逆風不止不得出送矣　上曰昨日李箕男去時何以如是教送耶塈曰何言耶　上曰只及日寒人事不言歲時人事矣塈曰還報臣等時則以爲只及歲時人事云矣　上曰當初若送李景稷則好矣而竟送何人終至誤事可歎塈曰方外之意亦言今日當送人招馬胡閔之云而臣意則今日不必送也雖於明日送之有何妨乎　上曰其言是矣今日則不可送也　許僩入來　上問曰聞甬所言果愈於人矣盡達甬之所見僩曰臣遠在村家聞有　召命惶恐奔走喘急氣乏不敢詳達臣自少不爲儒業天馬之邀今已多矣曾典小縣亦欠治殯今日下問宗是国家大計臣何敢承當況臣是微賤本無所見雖辱　聖問不敢進言　上曰當此危急之時雖常人

之言亦可擇用勿以為嫌盡言無隱僩曰臣偶見吏判和事何如則荅曰和事雖成臣曰還送牛酒及汗之出來之說是其欲和也鳴吉曰何以言之臣荅曰此賊初來時其意蓋欲 大駕入江都則四出狀掠而已緩不及事卒入孤軍故賊以為大得志也如是持久而此城周回八十餘里以渠孤軍萬無盡圍之理渠之欲和寧有極哉朕臣意不必專言和事也似聞忠清兵使已到京安忠清監司方在麻川云小臣嘗添本道守令知其兵數蓋二萬也雖未盡聚必不下萬餘使之藏兵於 敵陵慶尚道之兵不日當來使之鎮於梨峴江原道之兵則已標天險也沈兇遠之軍雖未知哉何而使守都城則渠以孤軍萬無分力之理若習陣於鍾樓以上而藏兵於左右行廊則賊之長技鐵騎馳騁而已行廊藏兵左右射砲則賊不可蹂躪而死傷之

不暇南道之兵若來又使之鎮於平邱則賊必狼顧請和城堞之卒長立半月已極凍餒請仰之外更無可爲當此正論方張之日臣等此言則極知罪隨言及而倘使二君父得脫於重圍則雖九族被戮臣何憾乎　上曰其言皆是也和事何以則可成乎僧曰昨日還送牛酒及汗之出來之說皆是欲化之言也今當送人問之則聞汗之出來云汗是天子極尊者曾犯天朝時亦不曾入今始出來云觸冒風雪來到此地乎云云則渠必辭窮也　上曰但在外無可畏之勢彼豈肯許和乎僧曰以臣所見渠若添兵則迅可知矣而尚無後來者聞伊賊見敗於天朝而立功自效云此言雖不可信亦不可謂無此理也若肰則雖以我國之法言之白衣從軍者其可助援乎　上曰渠若云皇帝已來則何以爲之僧曰肰則出送迎慰使何妨若非如漢

武帝則和事不可終絶古哲帝王之羈縻不絶者無限亦豈無所見而然哉　上問瑩曰此言何如對曰其言頗有理臣之愚計亦然矣頃者其言遜順者其勢強故欲瞞我也昨日其言恐喝者其勢窮故欲要我也我援多倉賊勢似窮若欲講和正其機某處二千某處三千之說亦是誇張之言今若送使和可成也閻曰牛酒見却事人以爲辱国置　君父於圍城之中而不能脫出者此爲大恥牛酒見却恥之細者也　上曰其言甚是寧有若此可恥者乎閻曰論者以爲不論成敗背城一戰此說甚無理若只有將士則死生固不可論　君父在此存亡立決若或失利則將甚　君父於何地耶瑩曰此至極之言也若只有將帥則背城一戰之說真是不易之正論也奉　君父於孤城之中而出萬死之計設若不利畢竟罔極雖食訌者之肉何

補於亡為吠論者其亦不思之甚也　上曰其言甚非可憎此論不可無也明日當送人子塈曰甚當渠若不絶和之一脉必更來定奪人以為今日當送而明日送之亦非晄也鳴吉曰若無善辭令之人塈曰言手伏兵招馬胡出未令李景稷接之令監亦可往也崔鳴吉曰臣則不能善察其色氣也　上曰尹暉何如今番人皆見欺而暉稍察之矣鳴吉曰若送景稷則不須送他人也景稷天性拙直盡言他人所當言者尹暉能善察氣色昨日牛酒之見却亦言和事當成云請送尹暉與許儁如何儁曰小臣官卑彼既無事不知昨日牛酒之見却亦未必不由於官卑者之往也臣非敢厭暉而辭之也塈曰李溟何如鳴吉曰李溟則前日接待失其心頗見怨尹暉景慧也　上曰其人言辭如何塈曰言辭則不能善為之矣鳴吉曰區區對契丹言

其利害而敵卽覺悟當得此等人則好矣而亦不得可限塗曰
南以恭最優而蹇枯已極矣　上曰可送人從容說定必擇善
於辭令者依許倜謀策問汗來之說而仍爲接語似好矣嗚吉
曰今日先通送使之意如何　上曰如此則自我取捌明日使
臣往在城上招馬夫大而見之可也予意則和事難成而許倜
以爲必成其言是耶塗曰臣設亦肸彼不可一亂吞滅則不和
而何爲嗚吉曰忠淸之兵若或不利則渠必增氣是可慮也倜
曰雖肸和事則可成也一二番退使不爲卽聽者非欲不和而
如此也景霌曰肸則明日不爲出兵耶倜曰出兵則不可不爲
也一邊戰而一邊和亦不妨於事理矣塗曰忠淸之兵若老利
峴則甚好矣　上曰肸則明日由南門招見馬胡由北門出兵
以戰可也景霌曰不爲出兵今已有日軍情解躰和事若成則

幸矣和不成而兵又不出則事機非輕出兵一事似不可止也
瑩曰奉　兩殿入孤城解重圍爲惠此外義理不可顧也上曰
已往有小兒戰死之變胡敢屬爲以此見之不無可望夜擊似
好瑩曰形勢不好矣　上曰雖斬一賊亦愈於已矣瑩曰然矣
夜擊之而獲與晝擊之多得同蓋渠必不安於寢睡矣景曾曰
山上寒地不等不可以此處之寒而斥戰也瑩曰遍視城上軍
士不至甚疲可見善護也景曾曰聞軍士或有逃者云若然則
共將宜不報知乎瑩曰然矣頃有一軍人著白衣於雨衣上而
逃出爲邏卒所捉問之則云欲尋妻子去處臣即令禁示之律
也　上曰忠清監司非偶然也江原監司則道近而不赴忠清
監司則不待兵使而挺身先赴白面書生若不忘軀則何以至
此即回薦者之多特授此任而果不負所期真是不易得之人

也塗曰小臣安山人也見其爲安山太守甚有善治之績矣以今觀之誠非偶然人也景曾曰江原監司非敢後也山郡軍兵聚合之間自當不易而峽路崎嶇行步多礙其間事勢有未可知而彼豈有後君之心哉　上曰權井吉何如人耶塗曰極是人才能爲馬上立而門戶則庶派也　上曰若有人才則李景稷等從前見欺者多欲擇送他人而不易得也塗曰南以恭最優而老敗已極矣　上曰胡人本來海老雖其父老則慢之云矣許儁善於辭令聽其所言皆有理也塗曰然矣小臣亦於今日初見而聞其爲許潛之子云矣　上曰許潛之子耶塗曰今日賊所載送之物甚長似是虎云　上曰賊雖以虎在其處當燒之豈有載還之理予謂景曾曰城上釜鼎覓送事今日問之而速處對曰今方爲之矣　上曰軍功事分付各陣耶曰當出

而問之矣　上曰僧人慶雲已爲出去耶何人不得出云耶亦問於首僧景曾曰雖退出

丙子十二月二十九日

上在南漢山城○朴潢請對　啓曰今日出兵後送許僩事傳教矣許僩之言皆是新語故請送矣聞胡人出來時亦以二人出來云茲令李景稷偕許僩出兵後往見之矣　上曰今夜夜擊何以晩出無功耶曰聞都監軍士以後北門出暗門爲擾亂往復相負之間不覺已曙云矣廣敬曰出兵事當預爲講定而以此爲辭有塞責者耶蓋緣無軍令而耶也如此則今日雖出兵亦必如前日而止耳今日則或令朴潢出督或定將帥出往耶後可以前進將帥立於城底只督軍兵而前進則寧有功乎　上曰觀察使當爲善處矣潢曰前日出兵必四門俱出者

蓋欲賊分救不專也又愛惜軍士不令下戰矣今則賊之留此者似以專力一面則渠輩不及相聚而戰已決矣　上曰今日則十分詳察善為指揮遂使事論議于大臣為之廣敬曰江原道軍士已來云令進據望月峰以開一路　上曰自檢冊至望月皆由山脊以進乎曰小有絶處而可以進來矣　上曰權井吉有勇略已據形便可恩此策矣潢曰若據望月東路可通誠為多幸而井吉所據形勢無異山城想必相機進退矣　上曰若上望月則東路可通豈不幸甚潢曰今日之戰當看宗為之而渠已知我謀輒為下之進至山下則我以步軍不可當鐵騎是可慮也廣敬曰東門外形勢似好何不多出為左右翼而擊之耶潢曰以有望月之賊故不敢專大槩我国將帥不習戰事徒知正道未出奇計賊之迫屯已久而尚未一驚蓋以恐戎賊

而仍疑之心誤之也廣敬曰我爲出兵之狀賊不敢專攻援兵乘虛意擊相機進退可也而不能辦此可悶漢曰傾城出戰之說人皆言之而臣意以爲不然也守堞之卒並排立除出此軍脫有蹉跌將何爲乎 上曰此等事相機爲之可也亦宜有必不可爲之理乎崔蘅請對 啓曰歲時迫近軍士凍餒粮米雖之豆太尚多令管餉便作粥饋之似可而釜鼎不具煮未易而分饋之時且有喪錬之弊請蒸而饋之院中僉意皆然故敢達 上曰言于戶判私行可也共飲食之名云何蘅曰村家例食之俗名豆蒸矣且城中粮餉雖絀云是何可悶也援兵粮餉亦不可不留念三南別遣御史使之留粮如何 上曰道路不通規劃爲之可也援兵則各持其粮此事似不急矣蘅曰豆太蒸饋事何以爲之 上曰言于戶判退出○是日從西門出兵

不利○觧察使金瑾　啓曰今日出戰時軍兵輕進深入賊陣奪取牛馬燒焚屯所收軍之際賊騎倅迫至於相迫軍士死傷頗多將官死者亦至累人極爲痛酷賊兵雖有折傷不足以償亡臣專恣戎務不能申明軍律以致如此不勝惶恐伏地待罪傳曰知道勿待罪○備邊司　啓曰楊州牧使沈器成受命已久尚不得穿圍以出本州久無地主殊爲可念前府使卒暇時在權井吉陣中即樣本州牧使使之馳往察任如何　傳曰依啓

丙子十二月三十日

上在南漢山城○太一石豆一石內八事階啓字而下○備邊司啓曰留都大將沈器遠則諸道都元帥差下事已於　榻前設定而以二百七十名之孤軍掃蕩五六百結屯之賊尚在於都領將權井吉之奪擊賞加一資仍在都元帥陣下聽其節制

宜當　傳曰依啓狀啓中名付人亦爲參酌施賞戶曹啓曰軍兵放粮等事日漸煩劇郎廳見存者三人未能周旋正郎許稱佐郎任善白則方與參議南銑收拾京中雜物執難改差正郎李偈出在李顯英處云爲先改差以來在　行朝人當日內口傳差出如何　傳曰依啓○留都大將沈器遠本月二十六日成貼狀啓收拾落後砲手又與都民結束以權井吉爲將蕩掃賊屯於南大門外云云事○江都諸臣尹昉金慶徵李敏求張紳等本月二十四日成貼狀啓　嬪宮以下皆平安十六日以前都元帥尚在山城極爲痛駭賊兵三千徒後出都元帥與黃海監司送兵敗之于洞仙嶺云云事○慶尚右兵使閔梓狀　啓平衛營軍八千及本道兵馬本月二十三日已到忠原地板橋云云事○大臣引見吏曹判書崔鳴吉請對　上曰今日送人事何以爲

之昨欲訌之而往在城上終日不來故不得訌矣瑩曰送人事已決而昨日小臣誤事死傷者甚多以此惶恐不敢申 稟上曰死者幾人乎白御營軍二十五人被殺小臣軍官七八人亦死而汕汝海申誠立即臣多年所帶軍官而方爲兵房者也豈有如此條例乎 上曰何以下送乎此邪瑩曰小臣處事甚疎而三督進至於松柵則伊賊載卜追去而左右兵馬甚疎故我軍甚怨之直爲下去奪取牛馬焚其陣矛臣不能以金鼓出令令元斗杓以軍以不即私行三令四令而猶不私行五令而後始收賊矣我軍回立追後追戰以致死傷之多而渠軍亦多折傷矣 上曰古書亦不云乎步馬之形其勢懸殊而使之下野者何耶中原之法守城將出戰者論以死律矣卿何處事如此耶前日曾見其載卜追去誘曰我兵之狀極爲可惡矣若下野交

戰則我兵之死者豈只二十餘人乎塗曰大約死者三十餘人矣　上曰使之專力於堅月而泄之則只有疑兵矣何以如此處之耶塗曰臣不勝慷慨歃決一戰爲左右翼而進兵右翼則距戰所稍遠而左翼則甚近若放射砲則賊不可逼而將失節制如是誤事矣　上曰如言也下進平野而不設拒馬之資則其敗無疑在也塗曰此臣之罪不勝惶恐端鳳曰舍我天險而爭其長技不亦難乎臣僚之意皆欲送人以探賊情耳　上曰當送何人乎昨日定送李景稷與許僩而聞僩之言善爲大個而措語似透更判所傳聞汗之說則近之而所謂汗當化天朝時亦不當入去等說極爲透活大槩其言善於皮膚而不爲小曲折矣鳴吉曰僩自初言伊賊必不添兵而其言累驗矣　上曰此亦何可知也戶判頗明敏與景稷偕往許僩則以軍官帶

往可也瑩曰但後日或有許備事則今以軍官送之未知何如
上曰許備何必送之也景霑　啓留都大將捕賊之事仍曰沈
器遠只兼都巡察則既不可以統領南道軍兵而此地則不能
通外方故無以指揮請除沈器遠都元帥使之統領諸道軍兵
何如瑩曰其言是矣請除諸道都元帥統領四方勤　王兵上
曰依爲之開軍官之言則都元帥尚無形影云無乃彼處亦有
賊不得延來耶仍　教曰戶判及李景稷招來　上謂藎国等
曰奴中可往人無踰卿等煩卿往來藎国曰臣等之往有何難
矣　上曰人各有所見以卿等所見當何以言之耶藎国曰臣
之所見已陳於諸大臣矣臣意此賊雖爲和事必自我得退賊
形勢然後和可許也自我若未得退賊形勢則和終不成矣諸
道援兵已爲諸集留都大將亦多捕賊却賊形勢太半已成若

於此時送人請和則非徒和不可成反貽辱国臣之無以戰為主者蓋欲和之必成也昨日新敗而今日送使則渠必以我為衝鼎而無退去之理矣臣等奉　至尊到此地頭退賊之策一刻為意而論議各異奠適所從今若送使則城中將卒亦皆解躰以為和事將成而不復有刻勵之氣自　上念哉瑞鳳曰金尚憲所見亦與蓋国同矣賊伊賊雖有敢心自我不送先使則退敗無名奉　至尊到此地頭解圍之事一刻為意苟可以脫出者當無所不至而人無定見如醉裡人臣等亦不知所為蓋国曰所恐若賊之添兵而今已過期矣援兵四集都城見捷收復之幾已半可成君臣上下堅定一心期於使賊度輸不敢狀後和事可成也　上曰戶判所見極是而但在我無可為之執何以為之蓋国曰在我之執既無朝夕危急而賊之添兵既不

來湖嶺之軍又屯於　獻陵豈無可為之執也　上曰湖南之軍屯於　獻陵云耶僉曰夜間應火而躰府使之軍官往見之云矣瑩曰麻嘉川則今夜不為應火而曉未放火於　獻陵想必移陣矣蓋因曰今見閔林狀　啓渠頗精悍而又乘御營軍八十名左兵使之軍亦為上來云自此拜執漸壯而瑩曰南兵使亦為上來云以馬兵跳戰而令各陣放砲則一放而可以蹙戰矣景稷曰沈器遠處分付事一刻為急　上曰依為之文書幸若見移於彼則不可不壯其言辭也因問景稷曰卿之所見何如曰臣之所見與　庙堂同和之一脉不可絶也瑩渡謝昨日誤事之罪　上曰兵家勝敗自是常事何用渡謝至此乎

○江都狀　啓入來　上令承旨高聲讀之聞於諸宰　上曰我軍其果移此　獻陵守形執必不易也景稷曰其間未滿二

十里夜間可以踰來也　上曰從粮極難　璽曰後軍若連營則粮道必不絶　上曰我軍形勢若稍振則戶判之言甚是矣　弘胄曰諸道軍兵已進則戶判之言似得之矣　上曰雖然不可不相問明日新正也以歲時安否送人責其不受牛酒仍為措語似好蓋因曰送人之辱不須於言也恐因此而軍情解体也遠近聞之必以為和事將成豈非不韋哉夫和若各在其国而通好之謂也豈有迫城交戰而可以為和乎今番士夫之不能辭亂為其所虜若一和字誤之也璽曰軍情解体之說似不然也蓋国曰入此危城之中必士卒無生之氣然後可以得全若使士卒有生之心則甚不可也豈可更為送人以示乞和之態耶　上曰歲時送人則不妨矣景稷曰非佛蓋国如是言之年少之人不度事勢議論多如此昨日申成立亦激於此言不料死生

經下而死不量事勢務爲高論歟與賊爭其長技自古和親
宜歟而爲哉目今京城已捷援兵四集若歟爲講此正其時奉
君父於孤城之中而爲此高談者豈人臣之道理哉瑞鳳曰申
成亨之激於浮議而死者景稷之言是也躬身亦不得不動於
浮議大將動於浮議則敗事丁寧今日形勢與提兵出外者不
同入城之人皆是朝廷之人故人各異論浮議日起誠爲可慮
上曰論議雖多可用者用之浮議淺見則不可用也何用動於
浮議耶溟曰臣本庸懦而此爲朝廷所舍故論議無定昨日之
戰士夫上往人皆欲指揮小臣所見淺陋亦不能折衷矣 上
曰何必如此蓋因曰士夫上城之事甚不可也見一事則喧呼
聞一令則譏笑使軍情不安此後請禁士夫之上堞景稷曰大
將出師則士夫安敢上堞乎鳴吉曰北城排卒最少而昨又失

百餘名今不可不更爲分付也塗曰此事亦非人所知昨日所
亡豈知百餘名之多乎以臣所見無虛疎處矣鳴吉曰拜授四
集若速擊得捷則幸也兵家之事既不可恃守備之卒亦已飢
困若不送人則已若欲送人而因探軍情何擇今日明日乎
上曰探情之事眞語助辭也往在山腰何以探形勢蓋因之言
似爲得之我雖非迫彼不能探情徒自取辱也明日
則是大名日送人一問似爲有據矣蓋因陳城中軍情及軍無
飢色之狀　上曰飢者則必無而以寒凍爲問耳明日當送何
人乎塗曰若送一人則當送景稷許間則以軍官帶去俟至語
重然後出送戶判似可孤靑曰棄出和端則何以答之　上曰
何以則可僉曰棄若先出和端則可以酬酢也鳴吉以江都狀
啓　啓曰賊兵二千敗於元帥則不無添兵之恐塗曰不必以

岬添兵　上曰渠不欲和則雖請無益渠兵添不添不足論也
鳴吉曰朕則當見王子而定之乎　上曰既以相見爲定云今
豈率入邸蓋因曰凡和若兩国各守封壘不與交兵之謂也到
此地頭豈可言和若渠來乞和則猶可許也孔胄曰此賊以五
功自效出未云其說似迂矣　上曰其說亦必欲誘我也塗曰
若今歛兵不出則恐或示弱請於今日覘兵北門回扶昨日死
者之尸　上曰可也明日送人之事定爲之計許僧則以軍官
帶去使之只察辭語不得爲自己言語可也　上曰歲時太豆
餉軍事艱難云何以爲之景稷曰賜馬肉及鹽使之烹食似好
而前日亦不能善領或有不得食者云甚不安也明日則別令
均領使無不得食之人可也塗曰昨日奪取之牛甚肥已給奪
來人矣請給価買之以饋城卒蓋因曰將令不嚴賊陣物取來

景爲兵家大忌而如中誠亟者爲將無狀其僨事塈曰臣之罪也豈誠亟之過乎景曾曰軍士中箭者當初使許啓專致矣今則中箭者既多而大將不通於許啓故啓親往訪問而不能周見借送廣州下人於諸營而不得通名云此事必屬於軍府狀可以另令矣　上曰此言如何塈曰以小臣從事官治之可也　上曰雖狀不如許啓矣景稷曰啓方爲備邊司郎廳以備局下人使喚爲當　上曰狀蓋因曰歲時依餼餉軍事何以爲之　上曰豆粥亦難費給何堅依餼子景稷曰若給生豆則渠等可以自熟而食之矣景曾曰每人各給三合則通計二十七石矣　上曰依爲之蓋因曰春正一日將卷僅三四石矣　上曰誠爲大事城中無閭閻故如此云耳塈曰以沈器遠爲都元帥使之節制諸道兵馬矣一枝兵若來使之相救守龍山則似好矣

上曰龍山倉已焚云景曾曰僧有別將矣瑩曰公清監司之軍已到 敵陵而諸道之兵鱗次上來矣臣之送事下去三道者未得入來請令督運軍粮何如渠輩下去時臣以脫者疲故依此柔行之意分付以送耳 上曰所謂從事誰人下去耶曰公清道則朴逸慶尚道則趙錫胤全羅道則金光赫矣 上曰朕則皆能幹事之人也瑩曰渠若上來則與御史無異必可督戰矣 上曰卿其出去當送之人預爲裝束速早出送可也退出

○景曾 啓曰其人等所達之言或有未安者矣所謂停議者春間龍湖之來不知其事輕先請斬此則果爲輕率矣今則以和見欺亦非不足而歟使城中窮迫之士夫又不得爲巷議郎爲將者足當擇其言而用舍之豈可使防民之口守城諸士夫禁往之說亦甚無爲士夫輩不勝悶迫時往城上以 上意

慰諭且傳援兵聲勢以感動士氣此事有何大妨昨日戰時士
夫輩亦不堪奮抑上城見之則不能三令五申而倖使下兵收
軍之際亦不用旗鼓使人呼八故兵亂而致敗士夫觀者責其
節制之失故如是啓達欲杜士夫之口不得出言豈非未安之
甚乎　上曰耿矣予亦知之故使之善爲取舍士夫禁注之說
則不容矣賊或進迫而士夫先散則甚爲不可而晝則必無迫
城之事士夫往見有何妨乎退出○巳時禮曹判書金尚憲請
封　啓曰臣在外伏聞明日送使之必營云設使與奴不絶往
來明日則似非其時故敢　啓上曰何以言之曰前者以歲時
人事送牛酒而見却存問之孔我未昏夜也昨日之戰我雖大
敗渠則以爲大捷若於此時送人則示我之弱而驕彼之心也
城中人心皆以爲和事不成今間送使則必以解躰勤　王兵

聞之亦必沮喪姑待數日則事機當變待渠自來請和而爲之何如　上曰其言是矣而明日則歲時故歇爲存問耳尚憲曰雖狀歲時之禮我已行之矣　上曰李英男誤爲傳語矣尚憲曰前日既不受牛酒今又見却則其辱尤甚姑待事機之變待渠先請如何　上曰予意亦如卿意前所歇送人而恐見辱不送矣明日則歲時也歇在我之道故送人耳尚憲曰若過數日事機必變此時送人恐爲無益　上曰明日送人非爲和事只爲歲時存問而已前者渠來請送人而既已斥絶今此以歲時爲辭則不爲無據矣尚憲曰雖以歲時爲辭渠則必以爲歇和而來矣　上曰渠甚凶狡不無逆料之理狀在我道理有可拠矣尚憲曰渠之後援出來之說昨聞閔震翼之言似爲誇張且聞伊賊其矢已盡所帶之外不持軍器云以近日城中所得

之矢計之想其所帶之矢已盡矣　上曰雖以我國之矢射豈
患矢盡乎尚憲曰聞武士之言渠弓則長而我矢則短渠弦則
草我弦則絲故不能通用云矣今者所爭之言若或傳播則恐
外援解躰也　上曰然則當送人各陣使之勿動何如尚憲曰
然則當有此孔而若或見捉於伏兵則似必有害伏願夜間清
明之時熟思之何如　上曰當思之尚憲曰李廷吉論賞事命
下矣只賞廷吉而不及將官則恐賞典不均也　上曰然矣當
次次論賞可也景曾曰依狀　啓陞戰士　上曰廟堂當處之矣
狀啓持來軍官亦爲論賞　上又曰今見江都狀啓以江都軍
兵出送爲拜授云江都亦非歇地此事如何尚憲曰臣前日請
分付近官軍兵添入坊守矣今若并與本府軍而出送其計甚
疎也江都之軍設若出來何望以此而得力乎　上曰近軍官

士亦令添八可也狀啓持來人言本府軍出送若幾至千名云甚失計也　命招賓畫使問曰戰亡者只此乎曰御營軍外他營則無死亡矣　上曰將官死者亦八於戰亡類乎下戰而見殺耶曰斬退下去見殺矣　上曰給馬餉軍事爲之乎戶判言當給豆太渠熟食矣越早分給使之均食可也尚憲曰即見張伸抵其兄維書防備本府倍加嚴飭而但有擊附之患云臣於鮮府言則以爲張伸最多幹能且知本府形勢檢察使雖往不如使伸善專掌云矣　上曰若有擊附之患則甚可慮也　上謂朴潢曰狀啓持來人言江都軍士亦爲出來云極爲虛疎令還入延宦軍官亦令收入使張伸專制舟師之事自朝廷不能分付延宦軍兵相稽添入十分慎守事分付可也潢曰惟退出

○西時諫院請　對入司諫金槩啓曰臣等伏聞明日當送景

樓於虜營云自今事執已極若不害於大義而必可以救急則
可以爲之也耿而昨日新敗明日送人則只以驕賊情恐或有
害也　上曰明日送人事有依據也後日送之尤無所拠甚不
當也昨日若千軍兵雖死賊情似不必以此而驕矜倘使驕矜
差遲何益命雄啓曰槩未能洞白而　聖教極當昨日暫敗有
何利害小臣之意非欲差待也當初駐　駕之日莫保朝夕而
新自　聖衷乃和從戰以至今日彼賊之情固不可量而當其
避亂未乞之時既不酬酢明日自我而送人則似爲有居或若
皇天悔祸渠若先爲遣使則答之可也自此先爲送人無乃或
害於義理耶入此孤城苟可以解祸則何事不可爲耿而歲時
之禮既以行之明日送人似爲不閑　上曰送人事不害於義
理不當爭執如此也賊使先來則非不好也而何可保其先來

來耶命雄曰臣等之請未得槩　允矣但賊使先來耶雖不可
必而一兩日間或者先來則所関非輕矣槩曰勤　王兵雖來
解圍未易南道之軍若來則或可結陣耶公清監司以白面書
生亦爲先登而李義培退留不進三日留在竹山偃仆居世規
之後今至十日尚不前進殊無人臣之義圍城之中命令不通
請諭鄭世規斬以徇衆以年少曉健者代其任如何　上曰當
觀其所爲而處之豈可容易行軍法槩曰伊時觀其所爲耶李
曙爲義培私自分付使之在於其處云極爲駭愕李曙所當重
治而自上章不用其言矣都元帥尚在正方云君臣之義已絶
矣頃日張曉隨到都賊而猶以爲退留金自點則從賊遺君擁
兵不進至于今日尚無形影如此之將不斬何爲若不斬此等
人則無復壁恢復也　上謂景曾曰今日有古持去人出去耶

曰當今送時江原監司使備人持去都元帥處其軍官沈自光
出去矣且下人等言江原道陣中有砲聲云必賊兵往化也退
去○江原監司及江華及都元帥沈器遠處索書　有旨出送

丁丑正月初一日

上在南漢山城○曉上行望　闕禮除舞蹈○政院玉堂二品
以上問安答曰知道○守陴軍卒處　頒賜馬肉及黃豆三合
○遣金蓋國李景稷如奴陣修歲禮○大臣備局堂上引見
上問曰備邊郎廳來矣其所言如何瑩曰以臣所見賊情似疑
矣凡賊因執疑則無若有虛若案者兵家之例事也今者其言
節節無非誇張恐怯之言似無足畏也　上曰諸卿之意如何
瑩曰使賊案若處處戰勝則豈無持首級誇張之理哉　上曰
此則然矣弘胄曰清之說亦無非誇張之言也瑞鳳曰聞有黃

傘紅傘等物亦無非誇張其勢欲使圍城奪氣也若有所獲則
豈不持首級擒官員以誇張於我人乎瑩曰聞其　云亦
已敗露矣瑞鳳曰檢丹之戰我軍必勝而亦以渠勝爲言云以
此觀之宗狀必虛矣瑩曰上登堡見則兵陣亦不多云使汗果
來則軍容豈如是草草哉弘胄曰無非虛張之言也　上曰吏
戶判所見何如薑因曰設使汗果爲出來亦何能爲哉嶺南之
軍已到露積其兵馬甚盛而賊兵方勇向梨峴云當此援兵倉
集之日我勢已振尚何足慮哉瑞鳳曰僧人應聖者言援兵若
來則必使進擣露積肋後拜勢便好云云故臣等使抵應聖來矣
瑩曰曾因僧人出去約使南兵使上露積以煙氣相應矣　上
曰其降有水且淡郎聞賊所言則皇帝出來等說無非恐喝之
言拙必已露矣頃者降二僧之說似爲正思而今日誇張之言

則案情似見矣 鳴吉曰臣意則不肸自前伊賊每言皇帝必來
盖賊雖稱皇帝而不尊不重但黃傘之外無異於家居以輕
慮淺謀添兵親到則亦安保其必無是理也 上曰豈有此理
鳴吉曰伊賊既已孤軍深入必一者攻城見敗而後方敢在我
我形勢若通援兵刻日挾攻則非不幸甚而諸道軍兵各爲拠
險不爲前進則未會不易保以爲之 上曰勿爲多言姑陳此
事鳴吉曰肸則當送人諭之曰聞汗出來云可與相約良以爲
幸仍爲書入送則渠必情見事露矣 上曰俘必爲書後我之
言爲可畏恐喝之辭不足畏也聞賊夜半以炮聲相應而不能
安頓云必有疑懼非迫之心也今以後和事可成矣聞即聽之
言則渠云使臣不敢請不敢拒云其意亦要使臣之來也當送
景稷依朝者所言而汗來之說所答措辭則卿等更議以送可

也瑞鳳曰魏出宝率入之事亦異於前矣上曰此則挺去也非
率入也賊形迹則異前矣汗若出來則必率入豈有中間還送
之理使汗縱其狂悖寧可來此乎尚憲曰一日再送人事体何
如　上曰此賊不可失也尚憲曰聞賊揮手却之云此非拒送
耶　上曰此則却出宝也非却使臣也瑩曰東城之外賊方來
到退去後送人如何賊張黃紅傘吹打方大型月牽云云上曰我人去時賊必退
去矣鳴吉白今當為書曰自我方送使定奪之際爾兵忽至爾
之所言似非汗之分付故與之相戰矣今則汗已出來當與親
為定奪云云則汗果出來必當見之若不出來必當述送矣尚
憲曰若信汗來之說而為措辭則終必有不忍之事矣瑩曰何
必為知様也　上曰當看以汗雖出來吾等固未見面何以信
之乎云可也校奴中間操美責我以見汗之禮則不可說也瑩

曰咸鏡監司亦爲上來云本道砲手凡數百馬軍亦且二百義
能進來則必爲有力矣　上曰中景瑗軍亦必上來矣但我國
之軍素不看察集若要和則當從之塗曰我軍時無敗必此則
良幸　上曰伊賊當初以我軍爲必望風奔潰而連日逢戰幸
不見敗故有惧心也瑞鳳曰閔振翼言忠清之軍應分出戰者
亦甚多云矣瑩退出○鳴吉曰頃者自上親臨勞軍屢見近告
曲加慰諭故軍情深以爲感而近來此弊久廢不行古人如吳
起者爲卒吮瘡意非偶然今日諸大將等亟之彛常頗欠存恤
請自上更爲親問之弊有病者特加救療　上曰然故曾送鴉
藥以救之矣鳴吉曰被瘡病愈者多言賊卒亦且被賞而吾屬
力戰見傷曾未蒙恩云矣瑞鳴曰倭之軍法前面中箭者有賞
云　上曰中原亦然矣景曾曰力戰者依大將所報各爲施賞

矣尚憲曰日食時刻已近小臣請退救食退出　李景稷入來
張維曰臣之臆料汗來之說似爲虛言而但此奴從前不爲僞
言亦安知其無是理耶　上曰豈有此理若或出來則不足畏
也鳴吉曰江都來人言賊從昌陵來者自朝至夕時不絕云其
軍未知幾何而洞仙路敗事無乃是耶　上曰必此軍也謂景
曾曰卿聞山宝之言乎曰聞之矣　上曰觀其不請不拒而稱
汗出來者其言似窮卿意以爲如何景稷曰臣意汗來之說似
是欲加其層而恐喝我也鳴吉曰賊矣臣當初見馬胡則以甚
易事言之到今觀之其言易則其事必重也　上謂景稷曰朝
既分付矣待賊下東峰而往見因稱吾曾未見汗云雖出來何
以知之以此爲語如何景稷曰當依上　教而若令見汗臣當
答之云吾等自丁卯以來未吾與汗約束何必相見云云如何鳴

吉曰當示不信之形稱汗無出來之理何以相見汗意則必不如此而汝等圍城至此而吾国有戰云可也　上曰其言何如弘胄曰肽矣但今日侍必送人耶鳴吉曰若為送人則今日不可失也蓋国曰今日方為始戰臣若入來則賊意何可知也瑞鳳曰意在不好則使臣入去或有恐脅之事何以為之景稷曰兵交使在其中豈以為慮瑞鳳曰使在其中者豈此奴之謂耶上曰寧有此理弘胄曰既已歲時相問之禮出去似無拘留之理矣蓋国曰古者亦有其事矣維曰春秋時雖有此事而今則形勢不同矣但渠既言汗已出來不得任意故遣送山宝云矣今日使臣既不可直往汗處若往王子處則必與侍山宝無異矣鳴吉曰雖肽亦好也　上曰在我只修歲饌人事而已雖以侍山宝者待之無害於義也蓋国曰內外諸臣方竭盡心力此

時送人恐不可也　上曰此機而不可失戶判每爲過慮豈有拘留之理鳴吉曰蓋国不行則臣請出往瑞鳳曰此時人臣何可顧身恐其無益也景稷曰詩僧老殘雖使也當初臣見馬胡時既與鳴吉同往今亦請與鳴吉偕行　上曰吏判見欺已甚不可使也蓋国曰臣於此時非敢顧身豈有在圍城之中遣使乞和而可以得和乎援兵若聞使价往來則必以爲和事將成而解其体也恐有大害於擊賊也　上曰我国形勢不可與奴相戰矣鳴吉曰賊則半月在圍而諸將曾無一戰者何也以城中人事言之寒日欲送使則以爲賊必謂我虛實而日亦如之戰小利則驕矜而不送戰不勝則忌形迹而不送未知何時可以定和耶使臣若往來則萬無不和之理一番往來亦不可以了其事也蓋国曰何以必和也鳴吉曰孤軍深入安得不和

上曰所以恐鳴者其意欲和也鳴吉曰江都講和時雖從之事不止於此而竟將鼎縻矣蓋因曰其時則賊在平山我八海島故得以講和矣今日事勢則宗與不同臣非敢以鳴吉之欲和為不可而今日則方為合戰雖欲講和決不可成蓋臣之意欲待我勢重而為之也　上曰何以則勢重耶曰援兵若來則五萬兵中豈無一精銳鳴吉曰若為拜勢則可也以我國之兵何可望其勦滅耶　上曰若使援兵取捌而後請和則尤不可成矣鳴吉詰蓋因曰朕則當初何以欲和和而今更為此言乎蓋因曰其日事勢固如何耶景稷曰日已合矣臣當往見伪言俄時相問禮也何以不為答之耶以此為搪辭何如弘胄曰臣意景稷雖往必與待山宗無異送之不成也蓋因曰既以歲時禮送人則何必送宰臣於馬胡乎鳴吉曰當言汝等所言與當初汗

言不同故欲與相戰云云可也藎国曰今若送使則渠等必前言必加一等　上曰雖然非今日所可制斬姑為往見何妨藎国曰今日若問親王子之說則何以答之賊若持久則不無自退之理而賊守甚堅又無意事此時講和則必不降會寧非排邦上曰豈至如此謀国之道不當若是也嗚呼曰雖拙不可不和也奉二君於孤城之中勢已到十分地頭渥洲之事千載之下尚且危之況於今日乎　上謂藎国曰卿最為明敏能度人意須與李景稷同往可也予亦豈不知卿言之是也事有不能然者故不得後耳藎国曰此事豈可忍為也勢當自却之賊何用講和　上曰別無所害姑往見之藎国曰然則當及歲時人事渠若言前事則當答曰今日則只為歲時存問而已豈有在圍城而講和之理乎汝若欲和則當退却而結媾云云可乎　上曰

不可如是言之渠若先出和字當答曰汝若欲和則何必不從
微見端緒而已且渠若先答則好矣不肯則我當先答苗脉曰
汝之從前欺我者甚多故不得許和矣今若請可從之事則和
之豈難云云可也鳴吉曰日已昏矣速為出去蓋国曰向何處出
去守景稷曰彼既不納山宝則臣等雖往亦不必納菅也　上
曰依其所為鳴吉曰汗未之說人皆已為虛名而臣之不能明
知其為虛若欲擊之則汗之來不來固不可論也不肯則彼無
以汗來為辭恐前頭有甚難事一番文書恐不可不為也　上
謂汝稷等曰卿等何不陳所見耶汝稷曰渠既言汗來則不答
之亦不可也答之則必責我以待汗之禮此臣所以為難若也
臣意汗雖不來別王子則必來也從江都來者言　昌陵路不
通其後軍多有牽虜驅獵徇者云渠国之法必大將矣肯後指

此等物也蓋国之言非不是矣而目今我国無擊賊之執若非降和則終無以却賊矣蓋国言賊雖登城可以擊之其言似近矣外援若來則形執雖好而不可以近城而若或緩缺則遠近形執尤必落莫矣臣意援兵不可使近城也　上曰御侍奴中柳知賊執以今見之和事可成耶暉曰思敵之心渠已勿矣而此時形執與當初有異或可以成和矣　上曰當初之言愚矣我也近日之言恐喝我也似是案情矣暉曰渠言所過城守不為顧見而來若恐一卒之或死云今若為日已久豈無敵心乎上曰雖渠豈無端思敵哉近緣援兵四集故中夜乱火峰〻相應云必有慎心而然也暉曰我国無將帥不戰野戰今番之戰不用鼓旗而陣於城内呼曰進兵〻將帥如是而俾以不敗乎人言野戰可捷若亦不足信若或一敗則士氣尤沮拠此城池

不如持久之爲得也　上曰外援雖未或有師老之弊或有見拙之患則危不可爲也當此外援和集之日和必其機時乎援奴今日似必不答矣昨日此區之則和可成也　上曰戶判以爲不可成其意如何暉曰戶判在外亦如是言之矣先戰後和其言雖是而兵事不可必或者蹉跌則和危不易臣之危意此必其時也汝稷曰我國軍士常敗於望風奔潰今番則其志堅堅矣　上曰今番軍卒極爲可嘉聞檢毋之軍亦爲得捷云宜不幸哉暉曰臣曾忝星州牧使詳知其星州處事星州砲手最爲一等若得善將可以有爲也以不教之將率不鍊之兵何可爲野戰者　上曰野戰則不可爲也

丁丑正月初二日

上在南漢山城○朝大臣備局堂上引見　上曰昨日戶判之

還令相說定之矣何以爲之塗曰聞其言蓋於初頭固不當爲一定之言而事極痛惋矣昨固不可不送人而無他指諭之可以接談若臣意渠既通皇帝出來之由則當只有問安而已彼必爲極盡之頭言而今日和事之權在於彼而不在於我何以爲之盡因曰今日之事不須多談只以短言酬酢問汗之安否而已 上曰大臣之意亦欲問汗矣但汗來之說果信乎且昨日渠言使臣當送三人云矣瑞鳳曰小臣曾往相見故渠以大臣知之今日臣當出往而苦前日則有所講定故大臣出往矣今日則只問安於汗而已大臣不必往也昨必欲使往則臣何敢辭爲弘胄曰汗來之說似不真的今日雖往不問汗之出來只曰汝之今日使之更來故出來云何如 上曰如此則虛實唯推諉於汗不爲酬酢終必爲虛事而已 瑞鳳曰嗚吉歡爲書

而書式似難云此語如何　上曰措語何以爲之鳴吉曰當謝前日誤處之罪仍及容罪謝過之意如何　上曰文字則渠必不受矣維曰今則只當問安而已文字則前頭當有之矣塗曰彼於初頭雖不能從之事後則似不必如是援兵若連日上來敬持此爲拜執而講和矣近來絶無上來者忠清監司之軍來到　獻陵云而夜間無應火露積亦無應火矣　上曰露積則應之而檢丹不應云矣塗曰檢丹形執非敗處而不爲應火猶可旌也　上曰必移陣也塗曰忠清監司之軍亦未知住於某處外援雖未形執滿徑無以倚重誠可問也　上曰渠以汗來而不敢酬酢云今雖送使當問汗而後可以酬酢矣瑞鳳曰未知渠當率八汗處耶景稷曰渠必約來待於昨日所見處矣王子之陣亦不乘注何可乘注於汗處臣意汗雖不來渠執既重

則汗之來不來我之見欺與不見欺有不足論也彼言王子來汗者來皆歆高其言而已惟在我應備之如何耳　上曰其言極是矣尚憲曰臣意今雖送人只令問汗不及他說話可也汗若出來今明當知之矣　上曰其言足矣而渠若推諉而不答何以為之雖曰渠既推諉於汗今若不為直通於汗則亦如昨而止矣尚憲曰渠不復為前言云執此酬酢何如　上曰昨日至擁黃傘而登城吾若以為偽言則似不可也禮判之言亦是當問汝不復為前言云何以為之云可也景稷曰當言汝之皇帝雖在瀋陽吾亦尊之不必以來此而加尊云似可　上曰其言是也鳴吉曰當問皇帝遠來　国王不勝來安送人問安云何如遣此禽稽之恥豈可無屈遜之辭乎瑞鳳曰我国動於浮說既有誤事謝之無妨矣　上曰然尚憲曰今日則汗來之說

自我當示不信之意也鳴吉曰如此則必生大事矣尚憲曰有何大事雖曰人情事勢既言皇帝出來而我不信之則其心當以爲如何耶在我之道內雖不信外當惟一也鳴吉曰朕則當爲講定乎　上曰今日則不必講定問曰汝等欲爲何事當敢問於朝廷而處之云則渠必条一言之此外無他措語也俞曰朕上曰若出不測之言何以爲之景稷曰當言汝爲不可從之言誠非欲和之意也云云可也瑩曰朕則答以有戰如何　上曰不必言有戰只言不欲爲和耶云云可也鳴吉曰如此則更無結語當曰某事可從某事不可從云云而爭之何如植曰既稱皇帝出來則必責親見之孔此事將何以答之耶若曰自古無兵迫城下而人君無出見之理此則決不可從云云何如鳴吉曰所當固爭若相見一事而已李植之言是也當言兵臨城下而国王出

見萬無其理臣民豈可使　国王来見耶云云可也尚憲曰行人往来必不止今日汗来之說且不的信則只當存問而已何必爲長言酬酢乎璽曰雖有難從之事若有遽絶於今日則似爲皆亡不可不置餘地也　上曰遽絶則不可雖有恐怯之言姑置餘地可也瑞鳳曰耿則當與誰共　上曰與前往者同往可也国事危急矣渠若志在怯和則當善爲周旋耿後　宗社可保十分慎之瑞鳳曰小臣短於口辯當此大事誠極爲悶而前既往来今當試去　上曰凡問答之際必須相議無爲失言瑞鳳曰到彼相議有極難也　上曰渠必先出相會講定之言卿等之意以爲何如僉曰必有此言矣差人往来事亦何以答之景稷曰此則自渠已定相見之期彼差雖来不必入城　上曰此則有執言之地矣鳴吉曰范蠡大夫種有如許大志而爲其

主以悲辭苦語動敵極患今日之事恐不當直所日後差定復雪不難安知此爲卧薪嘗膽之資乎尚憲曰與其時不同汗未之說既不可信則何以爲越王之事乎維曰縱不爲句踐之事言辭則不可不遜順也　上曰弱国之於強国言辭温恭何可問也維曰交際相敬禮亦宜肰　上曰不必此言遜其言語曰聞汗未不勝未安送人以候云云可也又曰相會之說既已講定矣此外如出幽悸之言何以答之至幽之言有二件矣瑞鳳曰所謂二件指何事耶蓋国曰　殿下出見之事　東宮八送之事也　上曰東宮之說渠亦不言矣鳴吉曰肰則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植曰名分則渠既以兄弟稱之不必爭也瑞鳳更請二件爲何事　上曰相會與名分也彼若言之當答以回報朝廷仍言此則決非可從之事汝意必不欲爲和云云如何塗曰當

答以我雖危迫決不從也當故語朝廷云云如何　上曰故語
朝廷一歇不可不為也此事不閑而二事為最重也既已講定
出去相議諸臣將出　上曰當言我意汝無不和之理而猶咎
此言汝意亦不歉云云可也且語多則不精而必有失言務為要
約可也戶判以下去人之志如何此措語無傷乎蓋国曰臣意
亦以為死傷耿非今日所可決定當以故語朝廷之意答之而
已鳴吉曰今日之事甚重而相臣口才不及蓋国請辭今則令
蓋国為之植曰三人皆可言伸必使蓋国專之乎　上曰言語
須慎思為之務為簡約毋令見錯諸臣退出後鳴吉曰此事順
成不可必也此外惟有不量强弱一若決戰而已為知皇天或
若助我耶城中人心必已動矣不可不開諭　上曰何以為之
李植曰備局公事每見詆毀之狀及軍士怨苦之辭請令御史

將 上意慰諭軍卒且請造布帳以爲禦示之資且請拾石以
防把城之患鳴吉請令善言者更爲開諭別樣鼓勵且喻賊把
城下則必有必克之勢如何植曰汗若來則必一把而後已也
上曰汗來之說似虛也御史開諭之說似好矣景曾曰備邊司
詆毁之說果有之大提學吏判皆在此也近來常見人無不聚
說而至於房窓而不能容坐若士夫奴子拾石之事不過一号
令之間而以鳴吉之地位亦不能行号令安得无毁子鳴吉曰
臣病未登堞使洪柱一看檢其事則以爲多拾矣頃於巡城時
往見則所拾皆貼小不可用矣臣意堂上以下皆守堞矣嘉善
以上則是皆宰臣也且 王子君則率奴亦多請自上拾若病
宰臣使作爲号令各出奴子拾石聚堞示以同死一城之意如
何植曰宰臣之奴或爲春正或爲守堞無暇拾石也聞守令下

人無粮故多逃去云請令守令下人及大夫代奴守城拾石如何　上命招京畿監司景曾曰到此地頭不可不廣詢長策故特許令請對今者不閑之人亦且請對如針醫李亨翼亦敢請對云矣　上曰此時何可樣人使之入來　京畿監司李瑱入來　上曰前日所拾之石甚少且躰小不用云何以如此對曰前日令士大夫奴子拾之而臣於其時不得專一分幹石車及蒭人三稜之事且以摠戎之令爲城堞加築之役又爲城外刈草之事而使喚之人元數不多只有三四十人故雖令拾之而不能專一以致如此也　上曰此事甚重若然則何不即啓耶各官下人粮絶若自官家可以給料而使喚也瑱曰近日自戶曹分給皮雜穀矣小臣度　命於入城之後若無所事而東西奔走俞命雄所守之亦以無軍之故夜則以官下人添守此屬

當初只爲守令所帶故不知爲役而今以役事甚重故或有逃亡若矣　上曰所食不足則無全役力言于戶判准給其料南格金堡月峰最爲緊地爲先差定差使聚石可也淇曰戰亡軍亦令此輩收斂故不能專人矣　上曰必大石然後可用矣小石則無用矣速爲出去南格金堡月峰聚石後　啓聞可也景曾曰各官下人爲役甚苦此中有上番軍士除拾助役何如　上曰兵判　命格淇陳馬身已絶司僕馬無飼養之路○兵判入來　上曰防禦緊處無加拾石何以爲之聖求曰當以士夫奴子拾之　上曰承旨言上番軍士可以助役而往守城堞則似爲難便若能使士夫奴子則與所伯相議並各官下人同力聚大石可也景曾曰上番軍士亦有不爲上堞者矣聖求曰此輩亦無暇矣然當同力拾聚也淇曰管餉使所使僧人除出使喚

如何　上曰僧人則春正甚急不可使也○針醫李亨翼進啓
請斬主和者以激士氣請斬逗留者以懲後軍之罪君臣父子
背城一戰同死　祉稷則　元帥大君方在江都或有收復之
望不成則爲賊士夫父母妻子並爲和字所誤被虜汚辱無所
記極人情憤痛無不欲死自期不此之思而與奴講和則　殿
下從得還都將何面目以見臣民乎西路將官之以賊遺君者
亦無非和字誤之矣　上曰甫言善矣甫之慷慨矣予當思之
洪瑞鳳金蓋國李景稷出往虜陣受汗書而還大臣倫局壺上
引見　上問使臣曰卿等出去何以言之耶瑞鳳曰臣以楯前
定奪之意措辭以言曰聞皇帝冒風雪遠到千年兄弟之義不
無思慮故別遣僚等來耳渠答曰　国王其亦苦矣　上曰何
人傳之耶曰馬夫大將命以去而龍骨大來報矣蓋國曰渠持

我国有　旨及文書来令臣等見之矣景稷曰小臣曾往以待
良久馬夫大將未見言昨日所言已傳於王子又達於皇帝云
且問此外更無可言之事子左相荅曰我国生灵賴以和好十
年無事而今也不幸致有此乱若尋前約豈不多幸云則荅曰
當以此意達於王子而已龍胡出来傳伶汗書自称大臣矣瑞
鳳曰臣言前日則汝為不可從之請故朝廷忿激非惟不從欲
並我而罪之矣今若為可從之言則當敢稟於朝廷云則荅曰
此後則不復請某二事不須更言曰指有　旨及戶曹文字示
之臣曰吾　君本情和好之外更無他心而吾等為思妄之言
轉輾至此慚恧莫及耿此事寔非吾君本情不當皆過至此也
但不能揮斥妄議此則吾　君之失也曰捷肯為誓則荅曰此
後無可為之事也景稷曰渠云此　有旨有歃雪十年和好恥

之語未知所恥若何事當見汝曾之也臣答曰往事龍將之待
我甚薄故不得不戒飭邊鄙寧有他意而云也龍胡遽怒曰你
自前分米時待我甚薄云所謂分米事臣忘未記得而大槩前
日與故相臣李廷龜待渠時必有怫其意者故怨之矣瑞鳳曰
汗之所陣處軍兵似多不至甚盛酋長若來則必有儀物亦未
見爲　上曰龍骨大更有何言景稷曰此外更無他言但馬胡
初來時臣言皇帝若必度量甚大與天地同若以小國差失而
親自遠臨則豈天子度量耶馬胡答曰此非吾所當答問于皇
帝可也　上曰其言善爲之矣大槩其辭色或許停愚耶景稷
曰或笑或言不可爲狀而似無相好之意矣汗書中必有不測
之言臣等非不知之而亦不可不受又難於拆見持到門外始
爲開見歎死無地矣　上曰或伏之言本來如此何足與較大

槩今日処置何以為之瑞鳳曰渠敢為悖諭則似不當荅而漢時亦荅冒頓之書今日復書在所不已　上曰渠亦欲要復書故未端有明告不妨之語矣璽曰主辱臣死分内事也緣臣等無狀致君父此辱臣等不欲苟生　上曰被圍受困至此亡文書乃其恒言大槩回荅將何以為之耶各陳所懷弘胄曰見其文書有不忍首而回荅一事似不當已也　上曰諸宰臣之意如何蓋国曰臣奉命以往受其文字非不想其有凶悖之言而不能拆見到城上始為開見肝膽如割寧欲一死臣等奉使無狀致有此辱此外更不容他說瑞鳳曰遜辭謝過雖似無益而渠既為書則不可不復也尚憲曰雖為復書不足以解怨既稱皇帝出来則終必有難從之事我国雖弱不可以強弱論成敗也　聖上既無得罪於天若臣意必須須布其書使三軍之士

一心齊憤則安知賊兵或者自殲耶維曰渠既為書說盡平生憤怒視其情狀必無所不至而後已也已往朝廷誤事以至此則到此地頭更無謀策也　上曰雖狀豈可以無謀而束手乎維曰一番文書答之不難且書中亦有可答之事矣前日每以為恐喝之言今見此事其意必欲紓積怨深怒而後已也　上曰予意渠之生怒如彼者或不無意也且渠今回答亦可見其志予意則與卿等所見不同矣渠若終懷不善之心則只當數罪而已豈止如許云云耶丁卯之年亦為數罪之語矣此後若善處則似有可為之望矣鳴吉曰臣自初知有如此事故中矣　上曰丁卯以前我無一誤事而數罪極多今番則自我誤處甚多其言之如此何足怪也鳴吉曰豈可以此坐以待亡但此之丁卯必不易也量吾之力可戰則戰不可戰則當為緬逢豈可

以此坐以待亡汝稷曰誤事則斥明而復書可也豈可不報乎
上曰不可不報也渠之使答者亦有餘地矣尚憲更陳不可報
之意鳴吉曰国必亡矣汗已出未国必亡矣塗曰何為是言耶
上曰不少之事何以易言耶瑞鳳曰天道不錯豈可終亡　上
曰豈可如彼言之亦豈可如是言之其中當有周旋之事人謀
或臧則可以為之矣鳴吉曰何以則可為也在我言辭是可罔
也瑞鳳曰誤事則謝之可也塗曰當初不與奏狀為和則可也
既與之和則當以誠信待之而一心每有痛怨底意思故誠信
不孚　有旨至於彼使豈非不幸之甚哉汝稷曰我国之事常
患於遲緩不可以延明日回報也　上曰守城事別令固守回
報則不可不為也尚憲曰書式不亦難乎維曰冒頓之書極其
悖慢皆可忍見不忍聞之事也當時謀臣徒將宗非今日之比

而猶且以遜辭答之蓋與犬羊無相較之義也一邊為書極其
大接之道一邊防備以為固守之計豈非帝王待夷狄之道乎
我国無事必失其機此書則不可不答也　上曰當此危急之
秋非謀避人言之時也上問　宗社之存亡下係臣民之死生
各極精思極救患難可也不可徒事高談瑞鳳曰仍用兄弟字
如何鳴吉曰渠既加昭諭字我用弟字其省愛之子提奚遠來
者豈無意乎　上曰其意有存我国存亡在此一着若能善為
則或可免也不能善為則事有難者矣瑩曰當此之時豈可顧
名而謀国耶　上曰禮判亦勿如是熟思之可也何可以一切
思之耶尚憲曰臣當此地頭何敢有言但於朝者　聖慮已定
而今遽其言不足以解怒故臣敢云云耳　上曰朝者予其言名
分事耶只使回報朝廷而講定云云矣仍曰此機若善為周旋則

可也如其不肖則存亡決矣塋曰天道豈如是乎　上曰天雖定而隨人謀也尚憲曰臣意渠之所歆必不止此　上曰雖肖渠之所歆已定且以文書見之則歆使回報矣予之所見如是塋曰肖矣聖求曰書式請明朝更議為之　上曰可也聖求曰請令金尚憲崔鳴吉李植各製擇用何如　上曰依為之仍曰其恐怯之言必無所不至矣瑞鳳曰書面如彼之後何事不為　上令史官特汗書傳給製者人景曾曰書式雖用国号稱皇帝今則初外書也且前已譽天仍用帝字如何　上曰前日亦不用帝字矣景曾曰肖則措語何以為之　上曰承旨所見何如曰小臣迷甚何以知之者其文書誠極痛心而渠既得執至此方與抗敵書辭如彼無足怪也有何顧憚而不盡其言也　上曰虜雖如此亦非不當為之事也景曾曰以其文書非如詩大

怒之言也退出

汗書

大清國寛温仁聖皇帝招諭　朝鮮国王我国先年卒征尤良
嗒時爾国起兵邀擊後又協助明朝荼毒我国朕我念隣好竟
不介意及得遼地爾復招納吾民而敵之明朝朕赫斯怒丁卯
年興師伐爾若以此曾未恃強凌弱無故而興師者予迹未何
故反誘爾邊臣有不得刑許羈縻今以正義斷決卿其曉喻別
邑使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等語令朕親統
大兵來征爾何不令智謀者效策勇敢者從征而負當一戰於
朕既不恃強大毫不相犯爾以弱小之国反撓我邊境採蔘園
獵者何故朕有处民爾輒納而敵之明朝及明朝之孔耿二將
來敗朕兵至彼應接爾兵放鎗砲截戰者何故是美兵之端又

啓於爺国也朕之弟姪諸王致書於爺〻竟拒而不納彼乃大
元皇帝之後何不如南大元時爺朝鮮納貢不絶今日自高如
是耶其不納来書若爺之昏暗驕傲至此極矣爺朝鮮與遼金
元三朝年〻奉貢世〻稱臣自古以来曾有不北面事人而得
其自便者乎

丁丑正月初三日

上在南漢山城○御營廳啓曰臣計短才拙卒受重任將不知
兵〻不知將且無親信部曲一軍大小施措所賴而支過者只
恃提調臣李曙也公私不幸宿疾不起此間悶迫之情盡陳於
君父之前則恐致軍情之動揺心腐氣塞歇言而還然者也本
廳把守処城堞甚闊軍兵不足無路推移擾易卒不休息且別
將申誠立戦亡柳光春病死他無後意可使武將尤極悶憂

林將朴泼申誠五代別將　啓下之意惶恐敢啓　傳曰依啓
○傳于李景曾曰完豊府院君李曙爲国盡忠予吾嘉伯大功
未報奄卒于此言念忠念無任惻悼其令該曹及原所監司盡
心斂葬勿爲怠忽又令該曹追贈○假注書李晳病代柳淪○
朝大臣備局堂上請對瑩曰今者製書以未當以此取舍而定
書式後措語似異矣　上曰書式何以爲之耶瑞鳳曰舉措極
重請會二品以上各抒意見但如是則事機差遲而莫重大事
不敢不　稟瑩曰此事極重人有所見不敢顯然當此悉〻之
時他事不可顧臣只以奉　聖上脫重圍爲悉蓋国家存亡後
名分可議也　国亡則將何以設名分乎今日此事臣請擔當
不避爲天下罪人耳仍泣曰小臣頑迷素無識見耿若以一身
當之而設則名分所在亦豈全昧到此地頭更無他意固知

聖意必不如此而臣爲臣不忠敢發此言　上曰不能早死見此罔極之事仍泣下久之曰諸卿之意如何弘胄曰国事罔知欲爲但今答書則只稱大清皇帝似可矣瑞鳳曰到此地頭使君父得保則臣子道理此外無他如是而有則国不可必也在我之道當可極盡渠亦舉遼金元故事而言今日之事非我国初啓之也請從故事　上曰當此危急之時不可爲平時規矩可不可間各盡所懷蓋国曰所不可者自　上親接一事而已此外何事不可爲乎鳴吉曰臣意則與領左相同昨已畢達矣維曰遣此罔極之秋而後秋之計誰敢有辭但所罔者忍辱之後同歸於秋也　上曰予意渠知必在呑滅則　有旨文書不必謄送一片孤城屠殺何難而書送文書以置餘地耶維曰若能勇一得脫則他事何可論也狀姑爲待罪之書而節目則親

視爲之何如　上曰彼言有所見先爲遜辭後講定如何塗蓋
国曰狀則必不捧書而尤爲絶悖之言只以誤事而已　上曰
昨日文書封送耶景稷曰壓封三裹矣臣意亟校之賊先爲文
書者欲覗我之書式也此事不敢請之言亦足以見其意也
上曰右相張維之言是則是矣但却而不受則恐有難矣聖旨
曰臣在外儀得與大臣同而但伊賊得此文書播示援兵則誤
事可慮今姑爲書以謝某条送人於援兵使之勿信如何塗曰
意則好矣但近未出去若絶不復還如是而或爲見捉則狀尤
罔測矣植曰自古屈己事戎狄若莫如宋高宗而遣金書但曰
若還天帝及河南兩地則當極盡事之云云不爲輕加尊号則今
日之淫先自辱亦不誤乎前日文書有與奴賊不俱坐之言彼
必見之不爲私說只將　有旨中說話而爲辭若蓋只欲行憤

憾之氣也先爲謝過後爲講定乃故事也無端强辱則彼豈不
加一層耶維曰今日則只當謝過而渠若激怒則更爲設之可
也蓋因曰只論書式中大清国皇帝一款也維曰大清皇帝字
何可不書耶吾之所執蓋爲稱臣一款也漢光武禽公孫述而
敗也以其皇帝故光武亦稱皇帝皇帝之說不當問也鳴吉曰
若下臣字降也非和也　上曰景稷所謂書式亦指此事也曰
狀　上曰寬温仁聖字亦書之何妨結末以若用自新之路則
當云云之意及之可也製書中誰書爲優維曰爲卒搆草不能稱
磨請令大臣修改景稷曰外則擬甚使大臣坐於政院只乎製
書人而修改何如　上曰依爲之書式則依此結末當及其意
鳴吉曰當及事大等語　上曰不必言此只言誠意待之云云如
何鳴吉曰當日請依遼金元故事何如維曰不必舉此也汝稷

曰當換畫待之云何如維曰祝頌言朝鮮国王爲奉書于云云
何如瑞鳳曰上書字宰相处亦用之有何妨乎如是而或可得
和則誠爲幸甚不遜則無如之何矣塗曰答書凡稱謝意勿爲
逐条何如景稷曰李植之製似好矣嗚吉曰十王子处亦爲送
書何如瑞鳳曰既送於汗不必更送於十王也　上曰答書當
泛謝耶逐条謝之耶嗚吉曰若爲謝過則當逐条謝之直爲褒
乞則惜辭似異何以爲之　上曰全不論難則似無拠矣塗瑞
鳳曰賊最怒者有旨也當曰小邦每事各有〻司凡千之事不
能盡察若是上命則印蹟可考云云何如　上曰意在絶和則
豈送朴善云云何如景稷曰朴善入送事臣曾言於龍馬矣渠
言皇帝之命云云何不施行乎臣答曰以講定事曾送使臣而
使臣不能進稟於軍前此則使臣之罪也非国王之罪也渠答

云使臣若率王子使臣則可也奮師進去皇帝非皇帝汝反為
皇帝云云矣上曰狀則其言亦無益矣蓋国曰當初王子東宮
之請皆詐也其時大兵未至而形勢孤弱故以此言嗤我今則
所謂皇帝已為出来似無自外成約以退之理自上更加深
思曉喻三軍擊破一面馳向嶺南以避之可也嗟此城雖欲奉
表稱臣亦不可得也　上曰卿之所見是矣而開此重圍不亦
難乎且其皇帝出来之說亦何可信耶蓋国曰豈肯雖事中原
則渠有忌憚故不敢拒也我国則数千騎足以横行何憚而不
来乎雖但使十王出来亦必要相見況所謂皇帝者則豈有不
要相見之理乎　上曰汗来之說必是偽言也蓋国曰出来不
虛也　上曰汗若出来則其軍豈若是小哉蓋国曰我国無所
忌憚故率其手下精兵而出来矣此後亦恐有難次而出来矣

退出○辰時大臣備局堂上引見　上覽畢答書曰似好矣有可書紙地乎瑩曰有之　上曰有書寫者乎曰有之矣　上曰當問使臣此措語如何景稷曰改抹之後臣未及見矣　上抵草使覽之曰今日則不必送大臣乎瑩曰不送大臣則其事不重矣　上曰當如是耶昨日以文書招備局而遲後不來者何耶常時則雖可長在也在此圍城中將為奠大文書此何等時而乃如平日舉動耶瑞鳳曰老病昏謬又殊於言語今日則雖往恐難堪也　上曰已為文書何必為言語渠若有所聞當答曰所言已盡於文書云云可也仍更為勘定文書未盡處金槃請封啓曰今日答書案出於不得已而似聞措語過為畢屈云存亡不係於措語之畢屈不須過為引咎之言何如　上曰古者堂〻之周尚亦如是矣仍問曰措語於大臣之意如何鳴吉

曰似無傷也瑩曰似好矣仍更勘定文書景稷曰今日小臣當往乎　上曰今日則只送文書而已大臣不必出往而領相以爲不可不往此言如何景稷曰臣意亦然曾於問安使之往渠問何以只送二人耶昨日傳渠書時亦送其大臣龍骨大杞青以此見之大臣不可不往也瑩曰不是難事大臣何可不往乎瑞鳳曰以臣所見雖曰戎狄君長未則必不如彼矣李景稷曰亦如是言之矣　上曰予意亦以爲必不來也景稷曰渠之山海閑人化亦不去而稱去云矣　上曰汗若不來則今番當以戎閑甚重也此奴雖無威仗不至如許看落必給印以送也植曰印其印迹即羅德憲持來文字所謂者也宜給印送之耶景稷曰臣意渠必以我書爲答渠之書而不爲更答也瑩曰此時諸道兵若未則可以助軌矣　上曰完豈以盡心国事之人爸

不起疾国家不幸一至於此哉瑩曰其病素篤而耐病坐堞何可救也　上曰此人最善察任而不能起疾入此城中欽棺亦得成殮寧有如此膽胆乎倉卒隨駕附身之外更無餘衣云矣仍注下添袖瑩曰壽夭長短各有命爲請勿深悲　上曰其平日雖病耳聾而不至甚聾得病之後更不起動云痼疾之人不可恃如此也瑩曰今日出征事傳令各營矣姑停如何　上曰依爲之瑞鳳曰小臣請退治行退出右相以病重退伏不能趨命待罪　上曰予之所言蓋爲無病者矣卿勿待罪退出　督戰御史李時楷復命　上曰何遲邸曰鑿城設于大將則以爲當只鑿箭城之外而今者鑿之似爲疲弱故欲姑置之耳仍畝中箭軍士名錄單子　上曰給承旨使之施賞給木匹可也且其處既窄而且不閑重則勿鑿可也時楷曰守卒病者甚多

聞兵書有將軍云請得二三十名　上曰報脉府

答清國書

朝鮮国王謹上書于大清国寛温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国自
速兵秋栖身孤城危迫朝夕思欲專使奉書導達忠悃而兵戈
阻絶無路自通昨聞皇帝臨暨解酒疑信將半喜恐交至茲蒙
大国不忘旧盟明賜誨責俾至自罪此亟小邦心事將伸之秋
也何幸〻〻小邦自丁卯結好以来十餘年間情好之篤礼節之
恭不但大国所知察是皇天所監而惟是昏謬之甚事多不察
如邊民採蔘及孔炯時事雖非小邦本情未免積成疑阻而蒙
大国輒加寛恕小邦固已久在洪度中至於上年春間事小邦
誠有不得辭罪者亦緣小邦臣民識見淺隘聽守名義終致使
臣介怒往敵而限去之人皆以大兵將至恐之小邦君臣不免

過慮申飭邊臣而詞臣撰文語多乖剌未免觸犯大国之怒其
敢曰事出群臣而非我所知乎至於掩擊使臣之言案我所無
之事宜料以大国明察猶不能無疑於此也皇明是我父子之
国而前後大国兵馬之入関也小邦未嘗以一鏃相向無非以
兄弟盟好為重請害之言奚為而至哉肆此亦出於誠信未孚
見疑大国而肆也尚誰尤哉且馬將自言以好意而来故小邦
信之不疑宜料終至於此乎天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矣有罪
而代知罪而怨之此大国之所以体天心容萬物者也如蒙恩
于仰誓天之約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過自新則小邦
之洗心從事自今日始矣若大国不肯加恕必欲震其兵刃小
邦理窮勢蹙盡以死自期而已敢陳肝膽恭俟指教

崇禎十年正月初三日 階為改以德之宝

司憲府請　對大司憲金壽賢掌令李厚源持平林墠壽賢
啓曰伏聞今日答賊書云書式何以爲之若爲遜辭則必每
加僭何以爲終耶事已罔極誰不知其出於不得已也但恐賊
情方驕輒加一僭則豈不尤爲罔極　上曰渠既使回報當爲
答書以觀其情耳李源曰若有爲存之路則何事不可爲但彼
爲僞許而送詔諭文字如此之後更加一僭使之出迎則決不
可從不從之後此時皆爲虛事到此地頭無寧得正而斃　君
死於社稷臣死於君亦何憾乎　上曰汝亦如此思之而上慮
宗社下念父兄百官許多臣民皆入一城若　宗社喪亡臣民
魚肉則事有不忍言者故姑爲此書以探其意到此地頭只恨
不能早死也壽賢曰使国事至此者皆臣民之罪也　上曰豈
但臣民之罪哉凡人計慮有淺有深爲君上者就擇則善矣而

緣予昏迷不能善斷以至於此誰怨誰尤平日予甚薄劣八此圍城已過二十日而未聞　古一人推鋒爭死者宗緣予前日行事無狀之致也尚復奈何予見臣僚不覺哽塞仍泣下沾襟壽賢曰自　上動念如此縱不能滅賊回　銮若開一路則幸矣外援尚無一人來戰二百年休養豈意竟至於此矣　上曰老病之人從我入此危爲未安年少之人亦且從我不知其父母之存沒每一相對不覺哽塞壽賢曰自　上矜念如此熟不感動亦奚暇念及於父母哉今番書辭只當謝我誤處更責其先爲渝盟何如　上曰亮狀不可以義理感悟也憚曰措語太重更無餘地矣　上曰以蒙亡大漢安坐其國而尚爲遜辭到此地頭不遜何爲渠之答不答間可知其情矣憚曰措語不可不改也　上曰稱汗皇帝之外更無他事矣憚曰上言之下字

極尊　上曰上字通用於閭閻長者之言別不重也年少者不能經事故不知我国之事執謂城卒將保勇敢謂外援朝夕突陣目今城卒長卒二十日其氣已盡雖忠臣義士氣衰則無以有為外秋不足言內憂便不念耶壽賢曰　上教至此每思滿城軍卒未嘗不肝膽若裂也　上曰誠可以保　宗社全臣民則雖會稽之恥亦可為之而恐其難成也墠曰書辭則不當遜屈也　上曰不為遜屈則彼豈受去耶凡事當量力而為之如此之後則雖虛言亦將不得介也予大綱到此則和亦難成固知其為虛事或意汗亦不來而假稱以脅則或有萬一之望故歆善為固旋耳使汗果來則其志甚惡徒為虛事矣但汗若親到則必有異事而軍容儀物別無異者云若或虛語則　宗社生灵庶或有保存之望未知予所見之是否也退出　黃一皓

林墉請對以城上所望陳賊陣形勢及被虜人之言一皆啓曰
小臣筋力若或可達則請得尚方劒泉痛　教泉痛　教則曉
諭忠義之士以尚方劒斬延留不進若爲此時不進則論以大
逆未爲不可當初分送僧人者宗臣之誅今亦豈無忠臣義士
復有如閔震翼者乎天性忠義固不待敵勸而能捍武夫非賞
則不勸臣意以爲閔震翼除忠清兵使斬義培而代領其衆何
如近來士夫奴子稍ニ入來而臣僚則無一人者寧以士夫而
不如廝養乎臣願速死結草以報今日之人臣也　上曰天心
悔禍而我兵盡力則此賊或可使之而何可望也　上謂承旨
曰今日狀　啓持來人論賞乎此後持來者即是重賞可也景
曾曰唯退出　洪瑞鳳金蓋國李景稷出往虜陣傳國書而回
上　引見瑞鳳　啓曰臣傳給文書渠問書中大旨臣暫言之

則即為捧去而出來後別不言書式等事只言自中有左衛右
衛先來而右衛未及來且諸王子及蒙古皆同為出來方到昌
城當待其來定奪云似若無意於和而延時引月使我解怠也
前者江華之講和也不待汗來而定奪矣今日延拖若如是脮
我之言也景稷曰前則龍骨大馬夫大杞青古出來而今則龍
骨大馬夫大師為出來乎持一書曰此義州府尹狀　啓也瑞
鳳曰拆見則云奴賊已到柳田先鋒不知其數云云事也渠言
吾豈為奴而亦何昌為賊耶瑞鳳答此則邊臣不知而肰耶渠
云邊臣豈不知大臣全諫之意耶肰則　有旨亦何云云耶臣
答曰兩国通好之時有此文字乎龍曰李侍郎勿言云云矣瑞
鳳曰小臣言有旨亦有司之所為　主上則不知渠猶不信臣
言前事　主上既已謝過矣當自今日務為誠信龍胡矣云吾

亦當如此也觀其氣色似是延待也景稷曰渠言本国援兵三
処而来二陣則已擊之一陣則未擊當伏畢擊而還云無非誇
張之言且義州狀啓内不知其數之言必察嘉之矣　上曰朕
則其言待王者欲等待之言乎瑞鳳曰渠言江南則挫待而我
則薄待故欲觀所為而出来云景稷曰臣言皇帝若来則何不
篩斷而必待諸王子乎云則渠不荅之矣蓋国曰昌城分路之
說尤似無據瑞鳳曰書式及書中之言則不為分路似必中其
意也蓋国曰援兵等說似是渠執弱故誇張之言也　上曰朕
則其志不在好和則欲乃為恐怯之言也二者之外更無他意
卿等之意計將安出僉曰彼若於今明荅書則似為恐怯之言
不然則必延拖之言也蓋国曰所以延拖若欲我不修所為之
事而緩其防禦也景稷曰渠言此国之人在者勿傷去者及持

弓矢者殺之故傷害者絶無而都城獒犬必此国之人焚之也
臣答曰豈有此理云則渠甚分明矣　上曰此等語勿言也其
詐欺攜携如丁卯年再今日早往子曰臣等早往而往復甚遲
蓋往于大陣而來復矣瑞鳳曰所謂大陣亦不盛壯矣薑国曰
今日亦為松柵遮之蓋以臣等數往見之故欲為蔽之也布帳
防牌亦立於端月个所在処似是恐夜擊之患也景禮曰若得
敢死士數十人可以蹙之而我国無人可歎瑞鳳曰渠言馬軍
一萬上來処曾為擊破云我国無馬軍一萬上來処矣　上曰
此処渠不見我軍來処之言也薑国曰此地人往見撫冊山胡
陣処則流血甚多我陣処則乾淨無人死処云想胡陣処則胡
退之後我軍恐惧移陣合執也　上曰何人見之而言之乎都
元帥軍官見其潰散而來云矣瑞鳳曰此地人往見而來其陣

処有鳥銃一介杖之而来云想權井吉奴後營合陣也都元帥金自點之軍令始交鋒聞軍官之言則其軍亦為輕賊云想自點則以伊賊往来其処故不得進也柳琳申景瑗之軍元帥每招而不来云極為駭痛　上曰其軍官對予則不及其言矣今日賊執如何不能見解耶景稷曰不能知也蓋国曰書中若有不懌者則必為言之而終不為一言者似是後我也不然則必直言其不可從之事也瑞鳳曰臣未言於備局則諸臣亦未料測以為意在延引矣誇張不問之說矜其擊破援兵者皆以内不足而誇大之言未知其実状如何也景稷曰陣中烟炊亦不多其奴本不多食一炊而再三食故如此耶亦為可怪　上曰其数必不多也逃出○景稷　啓曰今日中箭死者必是賊將也　上曰何人言之耶景稷曰兵曹正郎洪柱一親見之有三

胡立於一处而一着黃衣一着紅衣一着黑衣而方設席於紅衣者坐处中景禎令玄字銃三胡一時中丸而倒諸胡皆集有若相吊之狀云矣　上曰其死的宗郎曰此处烟氣甚盛故不能知之而柱一的見其死云矣退出

丁丑正月初四日

上在南漢山城○御營廳　啓曰完豐府院君李曙帶率軍官元數一百三十人內除其出使及老病則案數九十七人矣因鄭府傳令移屬於臣处而許多武士若不團束分領則急難之際調用未易故以本廳從事官前僉正朴省吾前經歷趙必達分半領率仍署於臣手下以為急用之意敢　啓傳曰依啓備邊司　啓曰放料空石軍士分給曾已　命下矣目今日候漸和軍士寒凍不至甚急而司僕馬驛馬芻秣已盡未免顛斃極

爲可慮令管餉使儲置空石以爲餉馬之用宜當敢 啓 傳
曰依啓 藥房都提調臣金壁提調臣李聖求副提調臣李行
遠 啓曰臣等伏聞自上因完豐府院君之喪 命進素饌七
日其惇念勳旧之意可謂至矣凡在臣民孰不感激自 上憂
勞之中又有累日行素之礼 玉躰之致傷必深臣等不勝悶
慮之至李曙之喪今已入土自上行素亦已三日伏願留 神
国事亟停素饌萬亡幸甚亡 傳曰今此行素情礼之所當然
卿等勿爲煩瀆 都賜察使 啓曰山城摠摸僧應成自前勿
管山城之事功勞極多故授以堂上戒帖差定摠摸矣及今
大駕入城之後非但有奔走盡心之事出入城外須探 傳命
之僧皆應成之徒旁也今又料理欲爲分僧於近处寺刹以爲
擊賊之計前後爲国之心極爲可嘉特授同知戒帖曰差僧大

將使之分集僧徒以爲助戰之用似爲宜敢　啓傳曰依啓傳
于李景曾曰把平君俞伯曾並秉兩大臣形諸文字請以極罪
事甚悖妄先罷職以存国家事体○大臣循局堂上引見　上
曰昨日大臣已聞賊情矣於卿意何如瑩曰觀其事狀欲爲保
挹持久之計而仍示添兵之私或汗既不來呑書未易故如是
退托疑信難定莫測所爲殺月後似不無回報矣瑞鳳曰觀馬
夫人之所爲極其獰惡而詭骨大則辭氣之間尤爲凶狡不特
如馬夫人之狡惡似若有奇數者曾不有一条說話矣孔胄曰
臣意似是欲爲持久使我坐困也汗來之說分明假稱矣瑞鳳
曰所謂待諸王子而回報者似若汗之不來而以印延觀之又
非假借將官者此爲可疑也　上曰印則假示不難且觀其踏
印似非玉印諸卿所見如何蓋国曰臣意則昨已盡達矣待王

子爲答書之說甚爲無形設使真有可設之事當答以無可答之事可也何必爲此言乎不過假托其言以爲互刼之計也尚憲曰小臣之意使价頻行而尤易陷於互計故必嚴戰守之備事昨已陳達矣設使汗來豈可束手乎今明日出戰之事臣未曉兵事矣朕豈可坐待其回報耶蓋因曰圍城今已過二十日一未迫戰頃日汗來巡城之事豈亦以城高難犯而外援四集故欲爲持久使之自困耶若今進迫則勝敗難知而既不進迫爲此坐困之計誠爲可悶堂曰諸道軍兵之上來必多左次故皆爲恐刼不敢前進外援若來則拜執可振矣可以乘機內外挾攻而事勢至此更無可望設使不下山擒捕得如千零賊萬無以此挫賊之理而我軍之被傷亦多城堞漸疎故果不得出兵矣欲爲野戰則我軍有必敗之道而方外之人皆以不擊爲

非一番折損後恤奠及此臣之所以奠知所為者也黃監狀啓
持來人見南安使軍官則南道軍兵已到一日程云此則馬步
俱備寂為強兵猶足可恃而亦難保其得達若遇賊於平地不
及據險則事甚切迫矣尚憲曰野戰不可之說是矣臣意外援
雖來亦無如之何也出戰之時將帥不出每以軍官自募若定
將以送以此將用此卒其能節制乎臣意城守不緊處除出其
兵耳定可合之將雖於日日不得習戰若能預為約束則可以
使之也今者老人過於持重出若過於勇敢各有病痛與其失
於持重無寧失於勇敢也聖旨曰城守不緊處則雖除出其軍
可以守之若預為圍束則豈不好哉尚憲之言果為當矣而我
国之將多出出為除出則輒為請益是用為難也塗曰尚憲之
言不知事執也城卒緊處則重非不緊處則難以列立出戰之

時則除出以送夜則還使守城若不用於城
城而定將以援救其坐作進退則豈不好哉而其如事勢何哉
蓋国曰賊則空壓而出戰亦何不可只守城城坐而自盡穿以
有理哉萬全之計非可用於此城若也南北道軍兵及慶尚道
軍兵可以有時待其來會不可不決一戰也塗曰小臣愚計南
北軍必且上來矣自江華已送朴宗阜督金自點云亦必入來
待此等兵上來欲為合擊矣空壓出戰若或不利滿城未免騷
蹦是何等大事而可以輕易為之耶若令一將師守則此亦不
難矣　上曰當敗可勝之勢豈可輕為危道耶塗曰勝敗難可
逆覩而危事居十之八九何可輕動耶尚憲曰今日城中只守
常道外援雖未至若如此則何能為乎塗曰如此則今日亦可
出戰也尚憲曰城之四面賊必不一時齊犯將軍可以往來相

救豈可徒事守堞已而哉瑞鳳曰當初分堞之時使大將分軍
故不緊之處亦爲識至云矣　上曰不然矣塗曰豈有此理當
初分四營各守而守禦之軍最爲殘弱故使守西門蓋以西邊
絶險故也臣內外致謗無所不至一往城上則朝官士子無不
指謗冒居此任其亦難矣方今晝則出戰夜則守禦若使精銳
除出則守堞甚疎賊若潛師夜犯則游軍雖往未相救也勢不
如平地等若有未及相救之患此非指臣之愚計曾與諸將參
酌已多矣　上曰軍士若多則禮判之言甚好而排堞之外更
無他卒賊或夜犯則不及相救矣尚憲曰此城不可易入也賊
初見形即爲報變則豈有未及之患乎　上曰卿未思也黑夜
潛襲則何暇報變而往救也尚憲曰潛襲亦由地形有此絶險
何足慮此塗曰使賊無謀犯城之時令我先知則其言亦好矣

郭今不為除出而諸將尚請添兵若使除出則其將為何尚憲
曰今日事勢豈可守常乎塗曰策善則可用也其如不善何臣
雖无狀此豈好勝之時也蓋国曰步馬之勢不同莫如夜襲也
狀只送二十餘人使之一驚則無益也請除出千餘人一番夜
擊如何塗曰使陣則便於夜擊而此奴伏兵相連若送一二人潛
入則可也出大兵以臨則初頭伏兵絶驚而大陣已備矣此難
也　上曰卿等更無奇謀秘策耶景稷曰援兵雖未辭息不通
未知來住某処城中形勢殘弱難動到此地頭罔知所為但現
賊陣所謂大陣既似無案王子之陣亦不加多倘使外援及時
挾攻則庶可有為而我国之軍見賊輒潰穿有如此可罔事耶
蓋国曰凡待賊之法戰守和三者而已欲戰則當有奇謀異策
也欲守則芻粮可以奇謀御之也欲和則敵情可以異謀撼之

也聖祀曰景稷所遭誤矣江原之軍雖潰非敗而散也必將復聚矣賊其數不多公清之兵書生領之敗不敗間不足爲輕重平安咸鏡嶺南湖之軍若爲斧到則初雖不利終豈無捷況亂君父於孤城之中其不忍恐怒視也必矣待此而動未爲不可而諸臣皆生怯廹之心臣不勝悶廹也　上曰此言嚴有理也塗曰臣意亦與此同矣臣今日欲通於沈遠器使之專制約定期日矣　上曰今日募送俘人耶曰昨日送其來人而不得出今日當更送之　上曰十分善爲之狀啓持來人言都元帥亦進來云矣　上曰近日薪樵不足而日氣溫暖令軍士勿爲虛費儲蓄炊飯事言之塗曰謹依　下教且切歎分得僧兵各道監司可以爲之此地有堂上老僧若令出公則可以爲之而老病不得穿出矣壬辰之亂以僧軍得力者甚多蓋以僧人無眷戀

故也瑞鳳曰軍僧分得事分付元帥使之定將可也此僧則年
老雖往也　景曾曰黃海監司狀　啓持來人昨承重賞之命
矣聞其賞典與前例无異云何以爲之　上曰此時持來者極
貴依後人例論賞景曾曰李義培狀　啓持來者即李曙軍官
云矣瑞鳳曰觀閔震翼(益)爲人非徒有誠膽氣亦多傳　命湖西
非人所及已試其才定爲領將使率一隊仍除堂上以激之何
如此雖似濫賞不可吝也　上曰其言是矣除堂上領將可也
瑩曰有許穩者方在南格鬪勇力絶倫晝戰夜戰欲出去而無
甲衣不得給也其人爲監役請除武職　上曰除宣傳官景稷
曰許穩以進士爲監役尹之元以幼學爲參奉監役之宣傳官
只爲武職非超擢也景曾曰除都摠都事如何　上曰即依可
也景曾曰李秀林吳英斿亦未除窠職矣　上曰何以如此曰

只隨斬獲故其美名則給及除李秀林則拜影戰未簿矣　上曰二人功勞孰優曰秀林優矣　上曰功勞不同則楷榜同賞何如耶曰次〻陞遷似可軍功則止此矣別例超擢何如　上曰依爲之次〻陞遷事色承旨詳察爲之聖旨曰沈器遠爲都元帥而金自點時未處置若爲相值則必有掣肘之患自點白衣從軍而以沈器遠節制可也不然則使之分管何如　上曰其言是矣南北道下三道則令器遠領之自點則只統兩西可也弘胄曰自點則可以白衣從軍也塗曰此時何可易將景曾曰外方出去人處賞格事目不可不書送也聞黃海監司軍官之言外方捕賊者恐得罪於和議雖聞〻捕賊而以處置爲難云矣　上曰其言則似不然矣塗曰已爲傳令使之勿動矣　上曰募得如何人而出送耶塗曰二人則小臣軍官任夢得朴廷鷹也

一人則高天翰者也　上曰於戎処予曰慶尚江原金羅等兵使之遍示各道矣　上曰稟定之事已畢則出而治事退出杞平君協守使俞伯曾上疏請斬尹昉金塗不報諫院玉堂同諫李命雄校理尹集正言金慶餘修撰李尚馨請對命雄　啓曰昨日乞和不得云未知何以為之郎臣等往在城上未知廟謨如何　聖斷如何故敢為來稟和事則不可成矣不可坐而待亡當有一亂措耿後可以為之終始主和者當初案非有意於誤国也已往之事不須提起及賊入來之後猶言和事可成使都人士女當避而不避以致係累之辱若孰使之耿哉頃日廟堂不忍言之說亦出於和字及招勤　王兵之時都承旨恐和事不成至為　啓辭禁人勦賊云　上曰何処聞此等言郎曰耿則臣誤聞矣勦　王兵之至今不來者亦和字之害也童

子與大夫分明不敵而童子數侵則大夫不堪若使逐日出兵以捕零賊亡必很顧大槩和戰不可並行惟在堅定　聖志而已崔鳴吉雖非有心於誤国而不可不加之罪也　上曰今番見欺非特崔鳴吉宰臣之往者無不見欺不佈其人之罪也當南門第黃之中鳴吉佈能擔當出去此亦不易事也他人皆緘而鳴吉佈為見欺則猶可罪也他人皆莫不成何佈於命吉而罪之哉命雄曰此則　聖教甚當也臣所以請罪歇使　聖心一於戰守而罪其主張者而已為国家大計一番受罪棄何敢有怨臣等亦豈歇必加之罪哉尹集曰今番凶時之書亦鳴吉之罪也當　君臣一意戰守之日何必得李稠許間見利忘義先身後　君之單煽動其言從見使臣捧其凶書而未昨見答書非和也降也但不稱臣而已鳴吉其忍製此文字耶與情之

憤惋已久屋下之談無不忼慨切齒而人〻不能自達皆委之三
司三司太半闕員之輩畏首畏尾不敢出言　国家雖亡而要
得全身者錯於三司則孰肯為　殿下一言哉崔鳴吉主和誤
国之罪擢髮難誅不知賊情則稱以不知可也賊到麻浦尚稱
斷無他意誇張賊勢故害戰守萬古天下安有如此小人乎
上曰如此之言皆情外之語也若曰見賊則可也寧有誇張賊
勢故害国事之人也命雄曰此則尹集誤達矣萬古豈有二參
檜哉尚聲曰先為戰守而觀勢講和則人心不可憤盡而一向
時和無意戰守不幸如靖康之事人情以是為憤耳集曰奉
君父於孤城之中若有免禍之端則何事不為諸宰見欺　聖
教當矣若論其魁鳴吉是矣欲專戰守鳴吉不可不罪也今日
命雄望見則賊解陣向京而本陣將空云此時可以格之而昨

日乞和不成之後　廟堂束手而坐爲今日計當竭心盡力以
亡爲期使賊失利乞和之後　朝廷許之則和可易成賊可易
退保得冦準百年無事如此則輿情士氣豈不百倍若歆如此
則鳴吉之罪不可不治也臣非有怨於鳴吉而區區愚計恐或
有補於戰守也命雄曰賊老解去之事臣則不爲親見有一軍
官來言之矣此則尹集誤達矣到此地頭成和而入江都則豈
不幸哉李尚馨之所謂清康之秋宗臣之所大恐也　上曰今
則戰守之外無他可爲矣命雄曰　聖教至此臣死無所恨徐
和事軍情已解當更加申飭小〻出兵據險連戰雖得一賊亦愈
於已也不須別定卽期各責其將功〻罰〻便宜從事則恐有
一分之益也　上曰此時所爲不出此外體臣亦如是言之矣
集曰便宜從事命雄之言是矣小〻出兵必稟於体相軍機甚

意每患差誤各專其將使之相機則一將所率敗亦不關勝則
有利外援已此而可進矣若　聖意堅定於戰守請焚凶書曉
諭士民以氣而戰豈無所助慶餘曰聞許穩之言則渠欲得十
餘騎突陣以出為援兵前導而有牽制處不得出去云許穩請
命出送　上曰聞其人力士云在此用之則甚閑而使之出兵
則可惜也集曰若出此人則與出送僧德有異可以　口傳朝
廷命令而有所指揮且得一處援兵則可以自作先鋒從自願
出送似無傷也命雄曰臣意雖不送許穩　殿下若絶和意則
明作　教書曉諭耆老軍民以為有益矣鳴吉若以主和誤國
成罪則其罪不少矣但渠有功於　社稷而原其本心非欲誤
國者雖從未勘必特　命加罪而和與戰境界分明人心安定
矣臣與鳴吉有族分且渠為判書時臣曾為郎官故與之相切

矣豈可當事而顧私哉慶餘曰臣非有一毫私意也罪鳴吉而後人心安定戰守分明也　上曰此非欲誤国而耿也罪之何如命雄曰非曰誤国也度一時之事勢以其誤事而罪之則軍情不為疑惑矣臣方在言責不得其請則臣請受罪軽重之間不罪鳴吉則必以無遠慮識見為辞而紛惑朝廷此時不罪如此之人則議論無由定矣慶餘曰臣等所懐如此不得不達若終不下　命音則請與命雄同伏妄言之罪集曰心雖不欲誤国置此人而欲為戰守則如臣之輩亦且不信況在軍民乎若殿下斯耿有意於戰守則此人不可不罪而終未得蒙　允雖曰草茅朝廷寮寀之任是何等職耶請罪不得則當自伏辜臣等請均蒙其罪尚馨曰覩古史策謀国之道其事雖善不得成則有罪今者鳴吉主和既誤罪不可不施也　上曰其心欲為

国緩祓而事機遺誤亦不曾以和而庶戦守也罪之而無害不罪而有害予未可知也其人在前慮有此患欲為固旅而後不及事今番雖見欺而事則過於人矣況南門危迫之日請自出去以留迫未之賊此亦貴事今番之事雖誤豈可深罪之乎命雄曰朕則小臣請伏妄言之罪　上曰亦不當如此也出而思之慶餘曰區區之意若罪嗚呼則不無有補於戦守之備故敢達而不得請矣聿堅定　聖志此後更無動揺則宗興復之基也退出　藥房　啓曰伏聞以完豐府院君李曙卒逝之故命七日行素云　聖上之軫念勲旧可謂至矣而累日行素玉躰必傷臣等不勝區区慮憂之至請停七日行素之　命答曰勿為過慮再　啓曰臣等再　啓煩瀆但雖在常時七日行素已為過重況此時何時而為此過礼耶區区憂慮不得不煩

答曰七日行素少無所傷勿爲過念　李聖求請對　啓曰即
刻傳　令俞伯曾上疏請罪金瑩曰瑩以察戎爲未安欲爲出
去小臣不勝罔迫近來金瑩所爲無不與臣同議有罪無罪臣
無聞焉瑩若被罪則小臣當與同蒙入來陳達亦爲未安而首
相與兵者以此退去則呼吸之間国事危急故敢　啓　上令
史官招領相仍曰俞伯曾之疏極妄安有如此未安之事乎傳
聞差備下人自願出戰而躲府欲爲出兵云耶聖求曰今日
許穩欲爲夜斫云旋聞賊以退陣西北面絶無往來者云故欲
更爲偵探耳　上曰幾人出去乎聖求曰不能詳知並躲府牙
兵及渠所分者合三四十人云矣　上曰雖然不可不善爲之
此年少氣銳之人妄進或差則甚可慮今日欲襲伏兵耶聖求
曰欲襲伏兵而西北則伏兵亦無云矣　金瑩入來　上曰伯

曾之言採爲駑駭歆罪伯曾招卿慰諭聞卿以此未安云此時
爲大將之任而如是處之則豈可乎塗謝曰小臣入來之後固
知有罪而此時非辭退之日故黽勉隨行矣今日始聞有此言
誠戰慄罔知攸措欲退伏私舍以俟處置矣臣未見原疏雖未
知措語之輕重而自反思之罪目必重矣　上曰伯曾爲人本
無計慮而今番言語尤爲無理矣塗曰其人性本朴直必有所
見不能自隱豈有不當之言乎臣未知措語何事而反躬以思
臣宗多罪言臣之罪豈特一伯曾哉清議之人無不重矜雖當
危急之日公議何可不顧乎　上曰年少之人不顧事勢各其
不能大有爲無有爲之勢而責其有爲則何敢不擇卿亦安得
如常時乎塗曰臣於常時未嘗不竦身矣此誠之中私朝盡未
豈無當事之人乎臣於平日屢辭而不得請入此之後亦未得

循常時之例強顏行公矣　上曰国事雖至此躰面不當如此而其人無計慮故有此疏矣瑩曰李聖求與臣同事矣其忠義計慮足以有為請使代之　上曰此時豈辭職之日乎瑩曰清論方嚴而臣自回襲者出入為人喙點如是而可以任国事乎景曾曰政院曾無　啓辭停徵兵之事而今日　筵中有以鄭廣敬為　啓辭云極可惜也　上曰何樣人做出如許虛誕之言耶極可惜也仍曰大臣二人並私而論之伯曾之事極為妄悖国雖危亡而豈可向大臣如是乎瑩曰抗慨之士忠憤所激自古而然也有何惜為　上曰今日當為夜格云何人出去乎瑩曰許穩分得四十人出去耳　上曰何時出去曰今日當為夜所耳　上曰十分順為之夜中不知看足処或者誤事則甚可慮也因謂瑩曰卿其安心察任景曾曰請停七日之命依藥

房 啓辭之意 上曰予本善爲行素七日行素有何所傷勿爲過念俞伯曾請罪兩大臣形諸文字徒以極罪事体駭惕當加重罪而此時處未之人亦不可論以一切姑爲罷職以示事体之不耿可也景曾曰此時動搖大臣豈無所失且見其疏辭則似亦有情外之說避乱卜貼之說似爲不察其時臣在 闕內見国家卜貼亦未滿五六十匹領相從何処可得如許卜貼乎其時其子慶徵章其母往江都或爲病母不無駕轎作行矣此外似非的言也耿伯曾素爲人所難言之言今若以言罪之則或有妨於言路矣 上曰汝耿言之則僞之可也此時元老大臣亟以極律請之其罪不可不罷也年少之人不度時宜此時大有爲豈不甚雖而侵責當事之人不遺餘力當事之人亦何以餙其氣乎年少之人亦爲非矣景曾曰此軍計無適從言

或過棠而自　上當爲財擇用其可用者舍其不可用者而已
大槩當事之人亦爲可問也　上曰軍士不下岸則以爲不出
兵而責之下岸見敗則以爲不善用兵而議之強爲不知之是
非以誤事哉不可說也聞賊渡江云以解氷故如彼耶曰清潭
之氷亦解云賊無二端退去之理恐或以此也且今番老病之
身無人不來如閔應協者兩目全盲而亦扈來矣　扈從諸臣
別無謨畫故不爲入來而逐日來坐門外若使　晉陵使得瞻
望　天顏則渠等必以爲榮且自　上賜存問亦是盛德事
矣一夜從容之暇輪招三四人時賜引對亦如何　上曰其言
好矣予未及思也老病之人喫得何物而堪過耶曰給料故得
食入城之後則無高下貧富並仰於領料矣守令亦多入而或
有領兵來者亦　賜親接戎餉如何曰上曰本官如有乾魚分

給之

給老病人可也蓋醫則給之守曰給之矣但本官使以得乾魚守 上曰茅言之雖徇私均為分給可也退出

丁丑正月初五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賜府 啓曰自募出戈人金士豪以前後軍功已授守門將矣夜出巡城外抵得越城逃亡軍二名來納極為可嘉依斬賊例陞出六品宗戢宜當敢稟 傳曰依啓

備邊司啓曰在此圍城本司堂上不可退在私寓分明有病者外不進者請從重推考 傳曰依啓又啓曰工曹參判尹毅立左尹南以恭俱有計慮諳鍊軍務之人本司堂上差下如何 傳曰依啓 京畿監司李眞請到入侍承旨李景曾假注書柳淪記事官俞 李淏曰拾石事曾已承教矣令各處守令所率下人四十名京畿軍百餘名盡為拾運後臣自南別坐親自巡審而見大將申景禛則所守之處拾石不足云故其處亦令拾送矣摠戎使所

假

越城

有病者

守必亦甚疎虞故其必女墻周回十里下專力拾貢　上曰何不載且城堞上平等
湞曰各處城堞已令載置而所不足者申景禛處故時方使之專爲拾送矣　上曰小
石則不用以大石拾送可也湞曰臣亦知小石之無益故餘令拾軍皆以稍力者運
去矣　上曰申景禛處軍數甚少云未知有添送之路耶湞曰　聖教至當矣是故
体府或以將軍添送而將軍亦不多矣故極問云矣且馬草將盡未免顛斃故城
外軍官出入之時士大夫家奴子亦爲出送以爲刈草之計而出去之時拾石軍[illegible]
問也狀相繼刈來狀後庚城猶用故姑勿禁斬而使之刈來矣　上曰城外柴草幾許有
之耶湞曰刈者相繼餘存者甚少云矣臣受任於[illegible]之際曾無帶率軍官使嗅之
際事多苟雖極可問也李曙生時以其別隊尹震英稱名者使之屬於臣處矣李
曙死後則移屬他處此人軍官稱号仍爲帶率未知何如　上曰依爲之　上曰伊
賊每於城外放火燒盡柴草今此刈草之亂不可不急時爲之矣湞曰仄聞南北
軍已到近地云不久必當前進矣事甚多艱　[illegible]其必來軍官之言極似誇張不

足信也溟曰 聖教則耿矣但本道有校生及[illegible]色[illegible]今若並爲起來則其數
矣臣曾爲本道監司所謂牙兵盡爲善砲但以是精兵而操練已熟矣溟曰北[illegible]
是天下精銳一人當百雖不可知而一人當二則足以期之北軍若來則庶或有
上曰其數豈至若是之多乎溟曰甲午之數則猶或不[illegible]此之多而[illegible]色[illegible]
以計之則不下三千矣李景曾曰臣曾見北軍其爲[illegible]理極爲[illegible]故自[illegible]多
添防之南軍矣今則南軍不爲添防故其爲生理無形一日再會者甚少云矣
自有 廟筭臣不敢容議而以臣之妄料言之則今日賊不可如是相對而[illegible]
夜格耿後勝負可決而南別全洞整中來陣者則皆是我人之被虜者雖轉石而攻
北陣則足可塵也至今寂[illegible]無所爲極可悶也 上曰夜襲之亂非不欲爲之而但賊
之[illegible]伏兵戎嚴極密故恐有蹉跌不敢爲之矣溟曰 聖教則耿矣而彼亦血肉之身豈
[illegible]之理乎乘其熟睡出其不意掩以格之則雖不得大勝全捷足以驚動各
敵矣彼賊無[illegible]其汗之出來此則愚矣我国之無人也豈有如此之理乎廟堂之意每

以萬全之當此之時寧有萬全之事乎銳氣未衰之前內外相應一時挾擊則以破
[illegible]脉也 上曰挾擊則可以破之而外援尚未近至此可以等待爲[illegible]
[illegible]可待之事使之速爲前進而相與挾擊則可也 上曰是故已爲傳令進矣
上曰以卿意觀之則賊勢如何溟曰賊勢固難測而以龍胡出來詗之汗來亟有
汗出來之理乎其言樣爲無挽矣 上曰卿言近理矣溟曰到此地頃臣看出
矣當而倉黃之際 大駕入此之計臣宗言之而其時李敏求亦以臣言爲[illegible]
大駕駐此雖出意還無可爲而至於今日則命脉不通芻粮匱竭將至於不忍言無
可爲之地臣罪萬死且今日之事利在急戰而宗[illegible]無所爲[illegible]宣有如此而賊之理乎
小臣老甚雖不能騎馬而每欲願得精銳與之一戰而未能稱願日北戰之敗亦出於收兵
之不以其法故也小知兵事則破其一隅有何難也 廟筭雖在於講和而和亦格之史
後可成也 上謂李曾景曰申景禛處添兵事問于[illegible]府爲之罷出

注意

高等法院